

楔子

十二月的纽约飘着雪。

她伫立窗前，心中正为明天的芭蕾舞表演而紧张不已，她可是主角呢！要是她在众人面前跌倒出糗怎么办？“想什么？”男主角约翰从背后拥住她。

她笑了下，“好紧张。”约翰在她唇上点一下，“魔法之吻，我们明天一定会成功的，羽。”谷绯羽仰望约翰那双美丽的蓝眸，安定下紧张的心绪，羞怯她笑道：“嗯。”“你要回去了吗？我送你。”谷绯羽摇摇头，“我还想多练一会儿。”约翰也不勉强，“别练太晚，我听人说，这儿的电力有点怪怪的，有些人甚至遇过练舞练到一半就停电的情形。”“我会小心的，BYE！”谷绯羽微笑允诺。

“BYE！”约翰挥挥手，转身离开，练舞室又剩下谷绯羽一个人。

她重新排演一次舞蹈，结果才练到一半，整间练舞室在“卡！”的一声轻响后便陷入黑暗。

“约翰说的没错，果然会停电。”谷绯羽摸黑来到放置衣物的地方，幸好她随身携带手电筒，否则她就真的被困在这儿了。

她迅速穿好衣裳，准备离开这儿，阖黑寂静的偌大练舞室，此刻显得有些可怕。

背后突传一阵脚步声，吓得她差点将手电筒弄掉，她照向声音传来的方向，没人。

谷绯羽松了好大一口气，才想继续往前走时，后脑一股刺痛传来，她便失去意识，陷入一片黑暗中……不知过了多久，谷绯羽被一阵呛鼻的味道熏醒，她晃晃涨痛不已的头，想撑起身子，却因左脚的沉重而无法如愿。

怎么了？谷绯羽尚未来得及反应，眼前一大片黑雾和不寻常的闷热让她心中警铃大作，若她料得没错，是火！

果然，毫无预警的火舌穿过黑雾来到谷绯羽面前，肆虐着要将她吞噬，谷绯羽连吓呆的时间也没有，她拖着沉重且疼痛的左脚，挣扎着爬向就在身后不远的大门，火舌以迅雷不及掩耳的速度急追着谷绯羽。

我不能死，谁来救我……谷绯羽的意识愈来愈模糊，但她仍凭着意志力死命的爬到大门口，就在火舌即将吞没她的千钧一发之际，她成功地逃出来，但她再没气力了，意识终于远扬，最后一个存于心的念头是——谁来救我……谷绯羽的身体随着意识淡去而失温。

外头正飘着雪，雪花一片片落在她失去温度的身子，冻结柔顺发丝，包括她血流不止的左脚……

夏日的佛罗里达暖和得让全美国乃至外国观光客趋之若鹜，除了风人院的驻院人之外。风人院的驻院人们全数抛下手边的事聚集到佛罗里达的目的，可不是观光。

“哎哟！老哥，拜托，痛死了，我这次是为了救咱们家外头那棵树上的鸟窝里头可爱的小雏鸟们耶！怎么你尽弄些会痛的药洒在我的伤口上！”传出哀号的是一名短发俐落、美丽动人的东方女子，外表看来相当柔美的她是风人院中排行老四的风昀樵，同时也是珠宝雅贼 W . W。

“哦？”正在为她包扎的老大风力勤头也不抬的问：“那为了救那只掉下来的小雏鸟而被出外觅食回来的母鸟攻击致使跌下树，这算不算是光荣事迹啊？”“我怎么知道母鸟会突然出现，我没防备嘛！”昀樵辩解，皱眉望着力勤将她的脚包成萝卜，却不敢有异议。

“别忘了小时候你最喜欢欺负外头树上已经住得跟我们差不多久的鸟儿，他们会对你有所防备一定是‘鸟祖有明训’。”一旁看报纸的老三风清扬插嘴。

“风清场，你少插嘴！”昀樵杏眼圆睁，气呼呼的望着清扬。

“插嘴是我的职业，难道你不知道我在法庭上老是插个‘法官，辩方律师牵扯过多题外话。’‘法官，辩方律师企图扰乱证人。’的话吗？”清场无视于昀樵已濒爆发边缘的火气。

“风清扬……如果你不想跟凡赛斯一样登上社会版头条的话，最好闭嘴。”昀樵沉声威吓。

“我常上社会版啊！那又没什么稀奇的。”清扬完全不受威胁。

“你们两个，别吵了。”力勤适时出声制止两人。“清扬，去替你大姊开门，她回来了。”不用力勤命令，清场早已抛下手中的报纸，出去帮助扶着排行老二的风君樵的大姊夫裴颖豪一把，风君樵的预产期是三个月后，风人院的成员为了目睹这一刻，已从各地赶到佛罗里达。

目前风人院散居在外的驻院人已回笼两个，另外在澳洲的老五风力凯正忙着将一些 CASE 及研究尽速结束；么妹风清逸则是跟着夫婿蓝皓轩在法国办案，等案子一结束，他们俩和宋星衍便会赶回来。

“医生说些什么？”力勤一边收拾药箱，问道。

“他说胎儿很健康，一定可以安然生产。”颖豪握着君樵的手，两人相视一笑，到现在他仍记得君樵告诉他她有了他们的孩子时，他雀跃的心情，还有见着君樵为这孩子受的苦时，那种恨不得自己能替她分担的忧心。

“唉！现在的好男人都让人拴走啰！除了咱们老大。”昀樵感叹的摇首道。

“我不是好男人啊！”清扬挑眉比比自己，示意他也是好男人。

昀樵皮笑肉不笑的回道：“你若是好男人的话，全世界的好女人只怕没几个有勇气结婚。”“风昀樵，我最近似乎成了你的出气筒，是不是更年期……”清扬话没说完就被昀樵捂住嘴，阻止他再说下去。

“你不说话没人当你是哑巴！”昀樵以眼神警告清扬别乱说话。

“我本来就不是哑巴，所以我才要不停的说，不断的说……”清扬欣见昀樵那气急的神色，乐得一直逗她。

“好了，别忘了君樵不需要过分吵闹。”颖豪出口制止他们兄妹自戕。

两人这才停止“口斗”，力勤看了看壁钟，拿着公文包和外套起身。

“今天有个手术，会晚一点回来。”“我们会留晚餐给你的。”风人院的大厨昀樵煞有其事的抽张面纸挥舞道再见。

力勤温柔一笑，打个手势后便离家。

望着力勤的背影，君樵突然叹口气，“什么时候大哥也可以像我们一样呢？”“等到他哪天出意外失去记忆吧！”清扬深知力勤永远不可能忘掉那件

事。

“你这个乌鸦嘴！”昀樵给清扬一记爆栗。

清扬礼尚往来的回赏她一记，两人从客厅比试到外头花园，玩得不亦乐乎。

“风人院就他们两个特别爱打架。”颖豪摇头道，刚见昀樵时他还以为她很文静，结果她是风人院里的“男风清扬”，清扬在纽约黑街的势力庞大，而昀樵则跟芝加哥黑道关系良好。

“我以为你已经习惯了！”君樵尝试起身，但笨重的身子受到地心引力的影响将她拉下，颖豪适时扶住她。

“就是习惯了才会光明正大的说啊！”颖豪笑道，一边扶着君樵往楼上卧房走去。

力勤刚做完手术，觑了个空去查房，当他经过一间病房时，房内的对话令他驻足。

“不要……好痛哦……哇……”“你必须过来，否则你一辈子都别想走路。”力勤悄然打开房门，只见一名护士正恶声恶气的对一名坐在轮椅上、约莫七岁的小女孩发脾气。

“人家不要！痛死了！我为什么要做这种事？一辈子坐在轮椅上算了！”柯莉闹脾气地大叫。

谷绯羽仅存的一丝理智完全瓦解，她以为自己会跟她在这儿耗上一整天？不，她休想！

谷绯羽扬起手，才想打下去，即让一个力道所阻，她望向对方，惊觉是个男人。

“对待这样的小孩要有耐心。”力勤给予建议。

“不用你管！”谷绯羽挣脱力勤的手，愤恨地望着他，“我自有一套方法，旁人别插手。”浓烈的讽刺语气令力勤微拢下眉，敌意好深。

“你不该对个小女孩发脾气。”力勤语气温和的指出谷绯羽的缺失，他转身面对坐在轮椅上的小女孩，看了下她腕间所戴的名条，“你叫柯莉，对不对？”柯莉噙着泪，点点头。

力勤微微一笑，拿出手帕拭去柯莉的泪水，柔声道：“如果柯莉不练习走路，就要一辈子坐在轮椅上哦！柯莉现在才七岁，一辈子多长啊！有很多很多个七岁，哇！柯莉要坐在轮椅上那么久，好可怜哦！”柯莉眨眨眼，开始考虑力勤的话，但她蹙紧眉头，嗫嚅：“可是会痛……”“会痛啊！”力勤状似苦思，“医生叔叔答应你，如果你学会走路的话，叔叔就请柯莉吃一顿大餐当作是柯莉勇敢的奖赏好不好？”“好啊！好啊！”柯莉的笑容黯了下来，偷偷觑眼谷绯羽，谷绯羽只是双手环抱胸前，什么话也不说，最后柯莉决定似的点点头，“哥哥，我们开始吧！”力勤笑了笑，朝她伸出手，她小心翼翼地站起来，颤巍巍的向着力勤走过去。

绯羽冷眼旁观，柯莉闹起脾气来谁也挡不住，没想到这个医生倒是挺有办法的嘛！

柯莉走到距力勤约一步的地方，颠了下脚步，整个人往前倾倒，力勤眼明手快的抱住她，“成功了，柯莉好棒！”他将柯莉高举，逗得她咯咯笑。

“哥哥叫什么名字啊？”她喜欢力勤，比她的主治医生好太多了。

“哥哥？我以为我够资格当柯莉的叔叔耶！”力勤打趣，眸中笑意涌现。

“才不呢！你太年轻了！”柯莉甜甜笑道。“哥哥……”她话没说完，广播站即传来呼叫：“风医师请到急诊室。”“噢哦！在叫哥哥了。”力勤将柯莉安放在轮椅，“哥哥不能陪你了，下次见！对了，叫我ERIC就行了，BYE！”

“ERIC，再见。”柯莉挥手道别，而后，她面向绯羽，一脸歉意，“羽姊姊，对不起，刚刚惹你生气了……”“算了。”绯羽觉得自己也有错，她确实是不该对个小孩动怒，她有些不甘的承认力勤是对的。“答应姊姊，以后要乖乖做复健哦！否则……”她隐去话尾，不再说下去。否则就像她一样……

“爸，我不去。”绯羽一脸苦恼的看着她父亲，实际上是叔父的谷锥。

“女儿，我们家对不守信用的人是做何处分啊？”谷锥的声音由敞开的报纸中传出。

“爸，我真的不想去。”绯羽不明白为什么谷锥在他们每搬到一个地方就必会受邀，而他每次都一定硬要她去呢？谷锥由报纸中抬起脸来，注视着绯羽。“女儿，这次是我们搬到这儿后头一次有机会跟在佛罗里达的华侨们见面，我们身为中国人一定不能忘本。”“这不足以说服我。”绯羽哪会不知道他老人家在打什么主意，还不是想要趁此机会看看有没有什么男人想要她这个被抛弃的女儿？自从她发生那件意外，母亲发疯，父亲因责备她让母亲受打击而抛下她之后，叔父便收养了她，让她从谷底慢慢找回自我，她十分感激他，也拿他当亲生父亲尊敬。

“去散散心总可以吧？”“我……”绯羽欲出口的辩解让谷锥打断。

“那陪陪我这个老头子可以吧？”谷锥说着，不禁老泪纵横，拭起眼泪。

“好，我去可以了吧？但别给我搞什么鬼。”绯羽莫可奈何的应允。

“怎么会？你是我女儿啊！你能去实在是太好了！”谷锥马上“破涕为笑”，速度快得犹如闪电。

“我就知道让您给骗了。”绯羽沮丧地吐气。

“来不及啦！”谷锥朝她扮个鬼脸。

“为什么我们要来？”昀樵挽着力勤的手臂，优雅地步进会场，两人出色至极的仪表立刻引来全场人的注意，更引起了窃窃私语。

“风屋家族的人。”“哪一个才是？”“我只认得男的是老大风力勤，女的排行第几就不知道了。”“他们怎么会来？”“该说宴会的主办人真是有勇气，竟然敢邀风屋家族的人，难道他不知道他们一来，我们就全失色了吗？”

“对呀！那我们还来做什么？”“嘘，他们在看我们了。”力勤耳尖的听到对话，不介意的笑了下，回答昀樵先前的问题，“因为我们远在台湾的父母要我们来送礼。全叔德高望重，而且他一向跟咱们几个小辈处得不错，今天是他八十大寿，不来送礼不行。”两人说着，迎面走来一名不需人搀扶的老者，“我正在想你们怎么还没来呢！”“全叔，生日快乐，一点薄礼，祝您福如东海，寿比南山，愈来愈年轻。”昀樵巧笑倩兮的将一个红色小锦盒呈给全叔，甜笑地说着祝词。

“好好好，昀樵，全叔就是喜欢你这张甜死人不偿命的嘴。”全叔笑得合不拢嘴，顺顺白胡，拍拍昀樵的头，当她是小孩。

“全叔，生日快乐。”力勤朝全叔点点头，笑道。

“力勤啊！”全叔一看到力勤就忍不住叨念，“你年纪也老大不小了，连清逸那小娃儿都嫁出去了，你也该娶门媳妇了吧！”“多谢全叔关心。”力勤以招牌笑容应对。

“虽得来，去玩玩吧！我这个老人不碍你们的玩兴了。”全叔赶他们离开，不让他们跟。“今天这个宴会的主要目的就是玩，老头我的八十大寿只是个名义，你们两个看到什么中意的对象可得好好追求。”说完，他使自顾自的走开，招呼其它宾客。

力勤和昀樵对望一眼。

“你想留下来吗？”力勤见着昀樵眸中有着不寻常的光芒。

“好久没运动了，我去看看有什么好货。”今天的宴会，宾客个个光鲜亮丽，但嘴脸都像势利眼，她不乘机活动筋骨太对不起自己。

“小心一点。”力勤并未阻止昀樵，“我到阳台透透气。”昀樵打个 oK 的手势后，身影消失在人群里，力勤随手拦下个服务生，拿了杯酒往后阳台走去，无视于一路上人们的打量。

他一走进阳台就知自己打断了一对情人的相聚时光，他低声道个歉，即想退出阳台，岂料他还没完全转身，整个人就被一股冲力撞上，若非他反应快，及时稳住身体，迅速搂住那撞进他怀里的人儿，另一手有先见之明的将酒杯拿离自己，只怕他们俩就发明了另类饮酒法——用衣服喝，而不是用嘴巴喝。

“你没事吧？”力勤一手扶好那个紧捉着自己手臂、长发遮面的女子。

“他想侵犯我！”绯羽这辈子还没这么羞愤过，这个衣冠禽兽，竟然强行带她到阳台来要跟她做爱！她死命挣扎，还被他打巴掌，她以礼还之——踢中他的要害，惹得他怒火勃发，要不是有人来，只怕她就难逃他的报复。

“小子，你别多管闲事，这是我和我老婆的家务事！”黄德门吼着，该死！他的好事就这么被这个小子破坏了！

力勤闻言微皱眉头，低头看还倚在他怀中的女子，只见她拚命摇头，“我今天才认识他的，我连他叫什么名字都不知道！”“老婆，你别丢脸丢到外头去！快给我回来！”黄德门心想今天非给这个跛脚女一个教训不可。

力勤认出这个声音的主人了，去年他以同样的手法强拉清逸到阴暗处，结果让清逸以一个过肩摔加上几个漂亮的踢腿搞得全身骨头几乎散了，然后又被其它得知此事的风人院驻院人狠狠的上了好几堂“体育课”。当然，由于每个“老师”的“教法”不同，他这个“学生”免不了有些“不适应”，听说上完“课”后，住了半年医院。

他低笑起来，缓声道：“别来无恙呀，黄先生，没想到全叔的生日宴会也邀了你啊！”黄德门一听力勤说话，整个人一震，腿霎时无法撑住自己的跪在地上，牙齿无法克制的互相打起架来。“风……风力……风力勤……风力勤……”“看来上次给你上的课你全忘光了。”力勤含笑的声音犹如自地狱传来，“我很乐意再给你上一课，黄先生，只是这次我要收费，如何？”

“啊……我……我知错了……我知错了……对……对不起……我下次……不……没有下次……我……永远不会再犯了……我不知道这个跛脚女……是你的朋友……”力勤注意到怀中的她在听到跛脚女这三个字时，身子明显瑟缩了下，它的心不由得跟着被扯了下。

“黄先生，道歉，否则你可能会在牢房躺上一阵子。”力勤温和的声音中透着几丝冷意，冻得黄德门恨不得跳下阳台逃生。

“对……对不起……小……小姐……”黄德门话没说完，人就吓晕了。

力勤冷场唇角，扶正怀中人儿，轻声问：“你没事吧？”“没事，谢谢你。”绯羽恢复正常后急欲睁开力勤的手。

“你别紧张。”力勤轻轻制住她挣扎不已的身子，“我是医生，你有没有哪儿受伤，我替你看看。”“除非你有办法替我换颗心。”绯羽喃喃道。

“你说什么？”力勤没听清楚。

“我没事，多谢关心。”绯羽说完，即越过他走进宴会会场。

“小……”力勤凝望她迅速消失的背影，觉得她的身形似曾相识……他想起来了，是那个敌意好深的女孩，九成九是她没错，力勤对自己的识人能力一向很有自信。

“老大。”昀樵出现打断他的冥想。

“完事了？”力勤回过神，对昀樵露出笑容。

“嗯，咱们跳个舞好不好？里头演奏的曲子正是我最爱的‘I FINLLY FINDSOMEONE’。”昀樵做了个邀舞的姿势。

力勤颌首，笑着握住她的手，两人由阳台舞到会场中央。

一直注意着由阳台出来的会是何人的绯羽愣住了，是他，风医生？！

他就是刚刚救她的人？！绯羽难掩讶然的眸子跟着起舞的力勤转，他怎么含在这儿？！

她走的是什么运道？竟然连续两天碰到他。绯羽甩甩头，将脑中那股奇异感甩掉，巧合罢了！他们不可能第三度相遇。

2

“MISS 谷，你想不想从小儿科调到外科？”护士长此话一问出，整个骚动的休息站顿时静了下来，所有的人全看向谷绯羽。

绯羽冷淡的瞄了下她们的反应，“为什么？”“因为外科有位医师的前任护士结婚了，不能跟他配合，所以才想找个人去。”“哪个外科？”绯羽狐疑的瞥眼众护士屏息以待的样子，怎么了？这个医师是医院的黄金单身汉吗？怎么所有的人都这副模样？“呃……他的办公室在心脏外科那儿。”护士长虽说得小声，可耳尖的众护士们仍听到她的话，当下又开始骚动起来。

绯羽无所谓的耸耸肩，“好啊！”此话一出，让士们又是羡慕又是妒的目光全集中在绯羽身上。

“护士长，为什么不是我？我跟你争取了那么久，为什么这个职位最后落到这个新人身上？”宝莲·柯林斯不满的质问，她扫向绯羽的眼光中隐含着未出口的话语：不但是新人，而且还是个跛子！

“MISS 柯林斯，你最好注意你的态度。”护士长并不打算解释她这么做的原因，她面向绯羽道：“别理她们。我现在带你去见那位医师，他曾特别交代，如果有人选了要先让他看看。”绯羽点点头，感受到宝莲·柯林斯怨恨的目光自身后射来，直像要射穿她似的，她不禁皱下眉，这个医生到底是三头六臂还是有特殊背景？怎么大家对他身旁这个位置趋之若鹜？“护士长，这个人是谁？怎么大家都……”绯羽觉得自己有必要衡量一下跟这个医生一起工作后，自己的生命是否随时会有危险。

“他是咱们医院所有单身汉中的佼佼者。所有的护士都很想要你这个职位，以前那位是因为要结婚，而且是远嫁洛杉矶，否则她可能也不会放弃。”

护士长说着，脸上也出现一层薄晕。

“他这么受欢迎？”绯羽下意识地排斥这个医生，好好的医生不当，迷得医院的护士个个为他痴迷，他大概觉得这样很好玩吧？可以证明它的魅力是无远弗届的。

“是啊！他非但待人和善，生得就像明星般俊美，不只是他，他们一家人都是这样。

不过我们大家都知道，要跟他成为男女朋友是不可能的事，我们这些平凡人就算他看得上眼，也会自觉配不上他的。”“为什么？”绯羽向来不打听别人的隐私，可是她对这个可能成为日后合作对象的人多了一丝好奇。

护士长笑了笑，只道：“我们到了。”她轻敲门板，等里头传来一声请进后，她才领着绯羽进去。

“ERIC，我带你的新任护士来了。”护士长对着正埋首成堆病历中的力勤说。

“谢谢你，艾伦。”力勤放下手边的工作，抬首，唇畔的笑容在望见护士长身旁的绯羽时略微僵了下，随即露出更大的笑容。“是你。”“你们认识？”护士长来回看着力勤和绯羽的表情。

“打过照面，没想到这么巧。”力勤解释，起身来到绯羽面前伸出手，“欢迎你成为我的伙伴。”绯羽没想到世上真有这样巧的事，她现在最想做的是甩门就走，而不是同力勤握手。

绯羽的迟迟未回握，使得气氛有些僵滞，力勤不在意的收回手，“你会说中文吗？”绯羽抬头迎上力勤漾着柔波的眸子，心颤了下，不由得回答他的问题，“会。”“我的中文名字是风力勤，你呢？”力勤笑问，态度温和。

“谷绯羽。”绯羽不想跟他有任何牵扯，她无视于力勤的凝视，转向一旁的护士长说：“护士长，我不想调到外科来了。”“为什么？！”护士长以为绯羽跟力勤认识应该会答应才对，而且她看力勤的态度是欢迎的啊！

绯羽摇摇头，“我觉得我还是比较适合待在小儿科。”有趣，她一开始就对他敌意深厚，没想到两人还真有缘，老是碰在一起。力勤静观绯羽和护士长对话，啧啧！难得有人这么排斥跟他一起工作，但是，这样的人正是他所需要的，一个不会让他觉得乏味的“玩具”。

“艾伦，我很中意她，就是她了！”力勤在两人的对话中找了个空档，插话进来。

此话一出，绯羽差点被自己的口水呛到，她顾不得还有旁人在场，瞪着力勤，“你是什么意思？”力勤微微一笑，“什么什么意思？”“你耳聋了吗？”绯羽低吼，“我不想跟你合作！”“为什么？”力勤状似无辜的睁大眼。

“没有为什么！”绯羽找不出理由，总不能告诉他，她对他没好感吧？“哦，那我坚持要你。”力勤眯眼笑道，且在绯羽反对之前向护士长说：“艾伦，我说服她留下来了，我想她可能是因为紧张才会说出拒绝的话，我相信过一段时间她就会适应的。”“那好，我就把MISS谷交给你了。”听不懂中文的护士长就这么被力勤蒙骗过去，她朝绯羽鼓励的笑了下，“放心，ERIC人很好的。”“不是……护士长……我……”绯羽眼睁睁的望着护士长消失在合上的门板后，而自己却吐不出一句完整的话，一切就这样成了定局，她不禁气结的怒视一旁笑得有点可恶的始作俑者。“你……你做了什么！”“我什么也没做啊。”力勤摊开手，一副自己很清白的样子。

“你是不是要报复我上次对你出言不逊才故意整我的！”绯羽厌恶的眸光

射向力勤。

“那种小事我老早忘了，不过你我也算是有缘。”力勤优雅地坐回椅上，仰望站在他面前怒火高炽的绯羽，虽是如此，可绯羽竟觉得自己矮了力勤一截。

“有缘个头！”绯羽冷冷瞪他一眼，“我不想和你一同做事，你最好另找高明。”“为什么？”力勤“讶异”的反问。

“因为你是男人。”绯羽随便找了个借口，不过这的确是最主要的原因，她对男人深恶痛绝，她怕自己一个不小心就将医院最有价值的单身汉弄得凄惨兮兮，那实在太“对不起”其它人了。

“这种认知是错误的。”力勤心平气和地道。

“关你什么事！”绯羽没好气的吼着。

他怎么不生气？她都讲得很难听了，他怎么还不生气？“我是男人啊！”力勤辩解。

“一个卑鄙下流的男人！”快，快生气啊！最好把她赶出去，列为永远的拒绝往来户。

“我比较喜欢奸诈狡滑这种形容词。”若不狡诈一点，如何能管得住底下五个顽皮爱捣蛋的弟妹？力勤想着，脸上的笑容渐次扩大。不知为何，他很好奇绯羽的内心世界，怎样的遭遇使她变得如此尖锐？“风力勤！”绯羽气焰高张的叫，拚命克制自己想上前撕烂他的笑脸的欲望。

“有何贵干？”力勤有礼地询问。

“你休想我和你共事！”绯羽咬牙切齿的嘶吼，到头来，反而是她这个激人的被激得怒火直线上飙，而对方却一点事也没有。

“啊！我知道了。”力勤不着痕迹地撤下鱼饵。

“知道什么？”绯羽全然无所觉的咬下诱饵。

“你一定是怕被我迷住才不敢和我共事。”力勤轻轻撩拨绯羽不够稳定的情绪。

“风力勤！我才不怕你！”绯羽教他激得怒不可遏。

力勤微扬嘴角，“那你何必逃避和我共事？”“谁说我逃避了！”绯羽一反驳就马上后悔，她中了他的激将法！

“这么说……”力勤满含笑意地隐去话尾，黑亮的眸子望入绯羽燃着火花的瞳眸。

她深吸口气，对自己失去冷静及冲动感到无奈，既然话都说出口了，没理由收回去，她吐口气，如赴刑般壮烈地说：“我们可以开始了吗？风医师。”“当然。”力勤眼中笑意更深，“麻烦你将左边 L 开头的病历拿给我。”绯羽强自镇定的取出病历，转身不经意对上力勤打量的目光，她蹙紧眉，“看什么！”力勤没注意她语间的火气，心存疑惑的问：“你的脚……”话没说完就让绯羽打断，“风医生，我‘只是’来帮你做事的，于公，你没立场问；于私，你没资格过问，你不需要管我的私事。”过于尖利的话语及防卫的态度让力勤知道她十分在意自己的脚，可是为什么？他不过是要问她是否练过芭蕾或花式溜冰，因为练过这两种运动的人，脚特别修长好看，他没想到一时的好奇竟惹来绯羽这么大的反应。

“你误会了，我只是想知道你是否练过芭蕾舞。”力勤不愠不火的问完他的问题。

“一个瘸子会跳芭蕾？风医师，你太有幽默感了！”绯羽唇角略弯，可眸

子中深刻的恨意泄漏了她的伪装。

力勤不解地望着她，老实说，他根本没注意到绯羽的脚是否跛了，但他没迟钝到自己触动了她心中最脆弱的一角也无自觉。

她这样的态度让他心头泛过一阵熟稔。

“抱歉。”力勤歉然地说。

“没有必要。”绯羽不领情的将他要的病历放在桌上，“还有事吗？”她在生气。力勤瞄眼成为出气筒的病历，缓缓摇首，“今天不怎么忙，你才第一天来，不需要将自己绷得太紧，回去休息，明天可有得你忙的了。”绯羽冷冷地瞪力勤一眼，无言地走出去并合上门。

门后的力勤露出一抹具深意的笑容。

“艾琳，我真是笨得可以。”绯羽后悔不已的搅着眼前的冰淇淋加柠檬汁，对着坐在她对面的好友艾琳·亚特诉苦。

艾琳拢拢她那头削短的金发，笑得不可开交，“ERIC 真有本事，竟然把我们的冰山美人气得连冰都自动敲掉耶！”“艾琳！”绯羽皱起眉头，不习惯自己成为笑话的对象。

“其实 ERIC 人很好的，你跟他相处久了，就会知道他为什么这么受欢迎。”艾琳笑望绯羽苦恼的脸。

“你是第 N 个这么跟我说的人。”绯羽没好气的一口气喝完那杯柠檬汁加冰淇淋，和艾琳一同起身买单离开。

“那证明他的好是有目共睹啊！”艾琳笑道，没说出口的是她和力勤两人之间的事已传遍全医院，盛传冰山谷绯羽对上好人风力勤，不知是冰山战胜还是好人略胜一筹。

绯羽赏给艾琳一个假笑，不置可否。

“羽，你很不喜欢 ERIC？”艾琳盯着她，试探的问。

“不是不喜欢，而是……”绯羽自己也说不上来，每当和力勤在一起时，她总是特别容易显现不为人知的一面，甚至连脾气也不能控制，反正，所有正常得不得了的事一碰上风力勤就完全变了样。“别谈他了，我可不想好不容易轮休的假就浪费在讨论一个无关紧要的人身上。”艾琳打量绯羽，觉得她似乎有些改变，打从绯羽一来医院，她俩便成了好友，虽然无话不谈，但绯羽始终给她一种距离感，不过自她和力勤共事后，这种距离感即淡了许多，这或许该归功于力勤吧！

“好，不谈他，今天咱们俩就好好逛到脚断为止。”艾琳朝绯羽眨眨眼，但绯羽没给她响应，一双眼呆愣的直视前方。“羽？”仍是没反应，艾琳好奇的循着她的目光望去，只见一个金发蓝眼的男子正往她们走来，嘴角挂着笑容。

他是谁？怎么绯羽……艾琳的疑惑尚未来得及出口，他已在她们面前站定。

“羽？”约翰·琼斯挡在绯羽面前，似乎有些不敢置信的望着她。

绯羽面无血色，她怎会在这儿遇见他呢？约翰·琼斯，在她发生意外永远不能跳舞后便疏远她的昔日男友，她这辈子最不想遇见的两个人之一，竟然让她遇到了，今天是黑色十三号吗？她感觉自己正脆弱的裸露在他面前。

“你认错人了。”绯羽冷淡地说完，拉着艾琳便想离开。

约翰拉住绯羽，有些怯弱的问：“好久不见了，你……你还好吗？”绯羽僵硬的甩开他的手，“我说你认错人了，先生。”“羽，别这样，我知道那件事是我不对……”约翰恳切的语气像一记重拳击在绯羽胸口，她感觉呼吸变得不顺畅。“我们谈谈，好吗？”绯羽握着拳，压下过度浮动的情绪，给了担心地望着她的艾琳一个微笑，“很抱歉，艾琳，今天不能跟你逛到脚断掉了。”“羽，没关系吗？”艾琳瞄瞄一旁的约翰，关心地问。

“他是一个老朋友，很久没见的朋友，不要紧的。”绯羽勉强挤出一丝笑意，让艾琳放心。

“你自己小心。”艾琳见绯羽坚持，不再说什么，临走前，她回头看了眼绯羽和约翰，他们俩之间弥漫着不自然的气氛，她有点担心。

“附近有间 CoffeeShop，你只有十分钟。”绯羽淡然道，且先行走开，约翰有些错愕地跟上去。

“说吧！”侍者送上咖啡，绯羽连动也没动便道。

“羽，这些日子你还好吗？”约翰凝视着绯羽出落得更加精致的柔美容颜，可惜一层寒冰掩去了她的美丽。

“我们到这儿不是要听你问我好不好。”绯羽啜了口曼特宁，热腾腾的咖啡温暖不了她保存在冰窖的心。

“对不起。”约翰不知该如何面对转变巨大的绯羽，他梭巡着她，希望能找到以前那个羞涩的绯羽。

“你要说的就只有这句话？”绯羽冷冷嗤笑，拿了东西便想起身离开，但约翰急忙拉住她。

“我还没说完！”他的吼声惹来其它客人的注目，绯羽瞄眼他捉着自己的手，他连忙放开，“请留下好吗？”绯羽沉默半晌，终于回坐，等着约翰说话。

“我一直在找你，我欠你一句对不起，那时我不是有意要疏离你的，你知道，那时舞团因你的受伤而大乱，我必须和你的替角练默契……”练默契可以练到床上去，你们俩可真是“默契十足”。绯羽在心底讥讽着，表情却是冷淡如常，看不出任何情绪变化。

“羽，你有在听我说话吗？我说我很抱歉，我们就这样分了在我心头留下个疙瘩……”约翰的话没说完，绯羽便听不下去地起身。“羽？！”“十分钟到了，我该走了。”“羽……”约翰再次拉住她，但这次绯羽挣脱他的手。

“STOP！我听够了，这件事已经过了十年，我不认为有必要再拿出来翻旧帐，你我之间打从十年前那件意外之后就已经结束了，若你还心存愧疚，那是你的事！”绯羽甩头就走，约翰付过帐单后不放弃地追了出去。

“羽！羽！”绯羽拒绝再听他的叫唤，疾步走在街道上，试图摆脱约翰的紧追不舍。

难道他没发觉她已不是十年前那个手足无措的女孩了吗？为什么过了十年，以前的梦魇仍如影随形？她想要忘掉一切啊！为什么就在她即将淡忘时，约翰又出现让她的记忆再度鲜明起来？当约翰赶上绯羽的脚步时，绯羽一个踉跄跌入他怀里……“你这个贱女人！”一声尖吼响起，而后一个火辣辣的巴掌打在绯羽颊上。

“凯蒂！你怎么……”约翰讶然地唤着眼前这名怒火高张的女人 凯蒂·阿色隆 他的女友兼舞伴。

“你说要出去逛一逛，原来是找这个跛子，你太过分了！”凯蒂先发制人地吼，惹来一群人围观，“放开这个跛子！难道我这个正常人比不过一个跛子吗？你要往外发展！”“够了，凯蒂！我和羽只是偶遇，十年没见当然会聊一下……”约翰辩解着。

绯羽自讶异中恢复，推开约翰，面向凯蒂，眸光冷得可以让正值盛夏的佛罗里达享受冬日的提前到来。

凯蒂不由得退了一步，睁大眼睛望着绯羽缓缓走至她身前，高扬起手，还了她的巴掌。

“这一巴掌送还给你。”绯羽阴森地瞪着凯蒂，转身使走，凯蒂不甘受辱，一个箭步冲上前去推倒绯羽。

这个贱人，永远不能跳舞了还这么嚣张，原以为她不会再出现在他们面前，谁知，命运仍是安排他们见面，她不能容许这种事发生，约翰是她好不容易才从这个瘸子手中抢过来的，她绝不会让约翰重回她的怀抱。

绯羽遭凯蒂一推，整个人往前倾倒，跌入一具宽厚的臂弯中。

“你没事吧？”臂弯的主人低柔的嗓音在绯羽耳畔轻轻响起，绯羽的心悸动了下，她抬首想看清那人的面貌，岂料他竟将她整个人搂入胸膛，她愕然之余意外地发觉自己一点也不愿挣扎。

“放开她，不用你多管闲事！”凯蒂恶声恶气的对着他吼。

“小姐，我得提醒你，这儿是开放空间，请你注意一下你的态度。”力勤的声音温和中隐含一丝怒意，虽笑着却给人莫大的压迫感。

“这是我和她的事，你别管！”凯蒂怒气冲天地说。

“她的事就是我的事。”力勤的话让绯羽吃惊地抬头。

天！绯羽脸色刷白，上天在捉弄她吗？怎么会遇上他？她不要让他帮自己！

“我的事你别管！”绯羽排斥地扭动着身子想要挣离力勤的怀抱，她不愿让其它不相干的人知道他们在说什么而改用中文。“放开我！”“不行啊！我可是你的未婚夫耶，看到你被人欺负，怎能就此罢休？”力勤说得小声，但也小声不到哪里去，正好让离他们最近的凯蒂听得一字不漏。

“谁……谁是你的……未婚妻啊！”绯羽闻言恼红了粉颊，但在外人看来她是羞红脸，实际上她眸中怒焰有多旺盛，只有力勤才见得到。“你少在那儿胡诌，放开我！”“亲爱的，你害羞了啊！”力勤无视于绯羽的抗议，指尖滑过她嫣红的肌肤，唇际挂着深情的笑容，看呆了绯羽。“你真可爱，我就是爱你这点。”“别开玩笑，你们俩怎么看也不会是一对，难道你看不出来她是瘸子吗？要仗义执言也得看对象，我敢说就连她的名字也不知道。”凯蒂恶毒的讽刺。

“跛子就不是人了吗？今天就算绯坐在轮椅上，我照样爱她、疼她，何况她现在只是微跛。我爱绯的心不会因为她身体上的缺失而改变，我绝不容许有人欺负绯，纵使是她的‘过去’，你懂吗？小姐。”力勤的笑容维持着，但语间的怒意显露无疑。

绯羽望着他的侧脸，他的表情真得让她有种错觉，若非他们俩才认识不久，又是在这种情况下，她说不定就会相信他说的话。

凯蒂愣了愣，因力勤的话而全身颤动，被他这不愁而成的气势压倒。

约翰上前扶住呆愕的凯蒂，歉然道：“对不起，她失态了。羽，我们有缘……”“不会再见，久别重逢，一次就够。”绯羽冷冷地打断约翰善意的话

语，而让力勤拥着的身子僵硬如石膏像。

约翰不再自讨苦吃，他颇具深意地看了眼她和力勤，拉着凯蒂离开。

而围观的人也在他们俩离开后，跟着解散。

天空缓缓降下甘霖，行人一下子不见踪影。

绯羽使尽全力才推开力勤，“你发什么神经，多管什么闲事！”“你全身湿透了，我们最好找个地方躲雨。”力勤脱下外套，披上绯羽的肩。

刚才他老远就见到绯羽跟那个男人在拉扯，过来想打声招呼正好遇见这样的情况，他也不知自己是着了什么魔，总之，在见着绯羽狼狈的模样，他的理智由冲动取代，替她出头，不过，她似乎不怎么领情。

“你以为你自动踏足这淌浑水，解救了我，我就会感激你吗？我告诉你，我不会，我的事不用你们男人来管！”绯羽扯下外套，扔还给力勤。

“你在害怕。”力勤牛头不对马嘴的冒出话，他将外套重披上她。

“你在说什么鬼话！”绯羽火冒三丈的吼着，再次不领情的将外套丢还给他。

“披上吧！会感冒的。”幸好他这件外套是防水的，否则禁不起他们俩玩丢接游戏。

“你刚刚为什么说那四个字？”“哪四个字？”他说话一向不喜欢重复，对方听到想确认一次通常是不太可能由他口中再说第二次。

“你凭什么说我在害怕，我没在害怕！”绯羽不明白力勤为何会突然冒出那句话，但她非常生气他这样说。

力勤不厌其烦的将外套披上她的肩，笑道：“我可不希望你因为感冒而影响工作效率。”“风力勤！”绯羽怒极地揪住力勤的领子。

力勤态度未改，反而动手替绯羽将外套的连衣帽戴上，多少为她遮去些雨丝。

“你……”绯羽都快气死了，他还有闲工夫替她戴帽子！

不过，她的火气还来不及爆发，一辆黑色法拉利即停在他们身边，按了两声喇叭，吸引他们的注意。

车窗缓缓降下，车内出现一张柔媚雅致的容颜，她笑得灿烂，“淋雨可是会感冒的，大医师。”岂料，向来温柔待人、像没脾气的力勤竟然沉下脸，冷声道：“你开车！”绯羽和车上的美人儿都吓了一跳。前者惊的是力勤的怒气；后者想的是早知道这样就不停下来叫他了，可他是老大，世上只有一个老大，当然不可以看他在雨中淋雨啊！

“你怀孕，还敢玩命！”力勤宝贝的是他们兄妹期待已久的第三代。“颖豪呢？其它人呢？”“颖豪去分公司视察业务；昀樵和清扬也去分公司；我要做产检，就一个人……”君樵实话实说，却见力勤的脸色更加铁青，她只得陪笑，“我一个人没关系的……”“没关系才有事。”力勤挑眉，“要是我们的宝贝发生了意外，怎么办？”啊！绯羽震撼的睁大眸子，我们的宝贝？！他……他有孩子了……医院的黄金单身汉有个即将出世的孩子？！

这未免太……“拜托！老大，颖豪这个父亲都不担心了，你担心得太过火了啦！”君樵柔柔一笑，没办法，谁教风人院第三代的头一胎是她要生，所以众驻院人特别紧张。“上车吧！你不放心的话就载我去医院。”“当然。”力勤打开车门，压下前座，对着呆若木鸡的绯羽说：“上车，我先送你回家。”绯羽还震惊于那孩子原来不是力勤的，就这么呆呆的上车，等到她发觉自己无意中做了什么时，黑色法拉利油门十足的冲了出去。

“你好，我叫风君樵，是老大的妹妹，排行第二。”车子平稳的行驶着，君樵和善地自我介绍，而那双盈满笑意的眸子隐藏着打量。“你呢？”绯羽没有答话，力勤从后视镜望了绯羽一眼，道：“谷绯羽，我的同事。你坐好，不准乱动。”“老大，我是怀孕，不是生病，瞧你紧张的。”君樵取笑力勤的慌张，转头对绯羽说：“他平常在医院也这么专制吗？”绯羽呆望着君樵唇畔那抹善意的笑容，感觉心的一角被君樵的笑容融化，她回以一笑，低声道：“前面那个巷口停车。”力勤依言停车，君樵撑着伞先下车，绯羽这才看清她的全貌，柔美的气息笼罩着她，与力勤最相似的地方在于他们都有一双深不见底的黝黑眸子，总是闪着柔和的眸光，不过君樵的脸部线条比较柔顺，娇美得令人想好好呵护她。

“绯羽，再见，有空来我们 WINDWOOD 坐坐。”君樵含笑凝视穿著力勤外套的绯羽，看起来像老大正张着双臂保护她，思及此，她笑得更加美丽。

绯羽不习惯这样的热情，只淡然点下头，便越过她离开。

“老大，她的脚有点……”君樵隐去话尾，注视着雨中那道微跛的纤影。

“嗯，以前似乎发生过意外。”力勤发动车子，沉声道。

“老大，你怎么了？”君樵压抑语问的讶异，自爱瑞莎离开后，除了对手足，君樵首次听他用这种心疼的语气说话。

“我不知道，只觉得胸口闷闷的，很不舒服。”力勤笑了笑，浑然未觉君樵的讶异，直视前方的眸子透着几丝浓烈的伤怀。

犯了名叫“心疼”症的病人，连医生也束手无策。君樵眸子溜转，若有所思的喃喃道：“绯羽，浅红色的羽翼，恰如红鹤，姿态优雅的红鹤。”“意境很美的名字。”力勤有同感，可是现在的绯羽是断了羽翼的红鹤。

君樵没有接话，微微一笑。

难得老大也会注意到这种事，可见绯羽这个女孩子挺有魅力的嘛！回去要跟老公还有清扬和昀樵说。

3

力勤盯着绯羽发愣，这已经是第二十次了，可是绯羽就算发觉，也不似平常那样冷冷的瞪着力勤。

整个上午她全处于恍惚状态，怎会去注意到力勤的探视。

力勤叹口气，这个倔强的女人，明明病成这样，还硬撑着。

“绯，你得休息！”他忍不住命令道。

“请叫我……”绯羽瞪大眼望着自办公桌后起身的力勤来到她面前，那厚实大手抚上她的额，微凉的温度令她发热的额头得到片刻舒缓。

“你病了。”力勤审视她颊上不正常的嫣红。

“我没有。”绯羽脑袋昏沉的反驳，他怎么讲话总是如此笃定呢？力勤的心因绯羽的逞强陡然升起一股怒火，但他抑下，试图心平气和的劝绯羽休息。

“我是医生，别质疑我的话。”“那是什么狗屁论调？”绯羽没心思在抵抗昏昏欲睡之际还得跟力勤来个意气之争，她推开力勤，虚弱的靠墙，低喘着气。“走开，别妨碍我做事。”“我坚持我的护士必须在身体状况佳时工

作。”力勤轻捉住绯羽，力道拿捏得刚好，让绯羽挣不开，同时也不会弄疼她。

“我很好，不劳您费心。”绯羽冷声道，不想理会由力勤掌心传来的暖意。

“哦？”力勤不以为然的挑眉，显然他控制的不是很好，语间压抑的暴怒令绯羽整个人一震，她不由得有些害怕的凝视力勤，却被那双隐约闪着怒意的瞳眸吸引住，移不开视线。

下一刻，她眼前一黑，失去意识，瘫软在力勤及时伸出的臂弯中，无意识的寻着温暖的泉源，更加偎紧力勤，当他是暖炉般抱着。

力勤心一窒，无法解释自己在见着绯羽昏倒时差点停止呼吸的原由。他只知道，这样脆弱的绯羽在他的心划下一道深痕。

他仔细检视她，发现她有转肺炎的迹象，连忙抱起她冲出办公室，惊慌的神色吓到不少与他擦肩而过的人。

你的阿基里斯腱断得十分严重……你的脚不能做任何激烈运动，包括芭蕾，否则，你连走路也无法走路……不能跳舞？！为什么你要自毁前程？难道你不知道你是我的希望吗？昔日的轻灵红鹤变成跛鹤了……瘸子，少在舞团碍手碍脚……谁……救我……火……有火……“救我……我不是……我……谁……救……”绯羽感到过去的丑陋回忆似火般煎熬着她，让她窒息，她狂挥着手，希望有人能听到她的呼喊，拉她一把。

“没事，你现在安全了。”一个似水的柔和声音安抚着她，她好似找到避风港，安定下来。

她陷入深沉睡眠，手不自觉地紧握着力勤的手。

力勤轻叹口气，凝望着绯羽无血色的脸蛋，抬手拂去她滑落泪角的泪。

她这种高烧不断、喃喃呓语的情形已持续好几天了，身为医师的他毫无解决之道，而他竟然为此辗转反侧难眠，他尚无法厘清这是何种情感，因此暂时将它想成好不容易找到新玩具，可是新玩具却生病害他无法享受乐趣。

乐趣？是的，跟绯羽斗嘴，看她因自己的话而怒气勃发真是件乐事。

“力勤，谢谢你这么尽心尽力照顾我们家绯羽。可是你的身体也要顾好啊！去休息一会吧。”谷锥拍拍他的肩，劝道。

“伯父，我没事。”力勤温文地笑笑。

谷锥很早以前就听闻“风屋家族”的人个个不好惹，脾气怪异，我行我素，不受拘束，可是他没想到排行老大的风力勤竟是如此的翩翩君子，而且当他介绍自己时也不过是讲了名字，说明自己是医生外，并未附加赘述，可见华人圈的传言是将他们夸大化了。

看到力勤这些天不眠不休照顾绯羽的景况，谷锥认为他可以放心地将绯羽交给力勤，只是绯羽封闭的心没有那么容易敞开，而力勤也不是那么清楚自己的感觉，他得帮他们一把才是。

“唉！绯羽这孩子，吃的苦也够多了。”谷锥状似难过的叹气。

“伯父……”力勤有些讶于谷锥的情绪转变。

“你有所不知，绯羽从小便苦练芭蕾，十六岁时好不容易有个主演的机会，却因遭人袭击，伤了左脚的阿基里斯腱，从此永远不能跳舞，还被男友抛弃。从此她对男人深恶痛绝，更可怜的是她母亲受不了打击，疯了，父亲因此而抛下她……唉！我可怜的绯羽……”谷锥向来不喜提起这不堪的往事，

那不仅是伤到绯羽，更是绯羽心中永远难以磨灭的伤痕。

力勤沉默着。他没想到绯羽有这么一段往事，他有种窥见她心头事的不安，心海更因谷锥这番话而掀起狂风巨浪。

“你别看绯羽外表冷冷的，事实上她非常渴望爱，可是人人在意她的脚，就连她自己……”“伯父，绯羽的脚跟正常人差不多，是她自己想得太严重了。”力勤忍不住出口为绯羽辩护。

谷虽不禁为力勤真诚的态度而感动，他嘴角抖了下，赶紧用手掩住……省得穿帮。

若是将绯羽交给力勤，绯羽一定会得到幸福的，就看绯羽自己怎么把握。不过依他看，绯羽只会将力勤推离她的生活，他得替她捉牢力勤才行。

否则，他想抱外孙的希望可能等到海枯石烂了还等不到。他再不趁此时好好当个月下老人，更待何时？“那么，你愿意帮助我吗？”谷锥哀求似的望着力勤。

“帮您什么？”力勤蹙眉，觉得自己仿佛正走进一个陷阱。

“帮助绯羽把心找回来。”谷锥衷心地劝说。

力勤不禁微笑，“伯父，我是绯羽最讨厌的男人之一，恕我爱莫能助。”“对绯羽而言，天底下的男人没一个是好的。”谷锥握住力勤的手，没有意外的摸到一堆茧，“你是个聪明的孩子，我相信你知道怎么突破绯羽的心防。”“这……”力勤迷惘的不知该答应还是拒绝。

“我相信你一定可以做到的。”谷锥重重叹口气，便走出病房去偷笑。

力勤茫然地凝视睡梦中的绯羽，不自觉地伸手拂平她那在睡梦中仍皱起的眉头。

好玩的新玩具，一个有着悲伤过往的玩具，力勤心头泛起丝丝歉意，好吧！帮助她重拾欢笑，就当是报答她为自己带来不少笑料好了。

可是，他该怎么做，才能让她信任他？才能让她抛却过往呢？谷锥丢给他一个艰巨的难题。

绯羽缓缓张眼，觉得好累，全身骨头像散了般无力。

她怎么了？怎么全身没力？绯羽尝试坐起，却欲振乏力，一个不小心，她滑下了床。

“小心！”力勤出现及时扶正她，“你身体仍然很虚弱。”“放开我。”绯羽连挣扎的气力都快消失于无形。

“冷静点！”力勤紧捉着她，不让她伤到自己，“冷静下来。”绯羽抬头想瞪力勤，但他眼中温柔的目光却令她心湖一漾，泛起阵阵涟漪。

再次开口时，她的语气软多了，“放开我，我不习惯。”“抱歉！”他闻言立即放开她，露出一个和煦的笑容，拿出听筒，“躺好，我替你检查一下。”绯羽在他的扶助下躺平，任他替她检查身体。

“烧退了，不过仍得休养一阵子。你好好休息，我查完房再来看你。”

“喂……”绯羽想叫住他，却不知如何称呼。

“叫我力勤吧！”力勤笑着提供个名字。

绯羽眨眨眼，问道：“我睡了多久？”“四天。”“四天？！那你……”绯羽知道力勤的事务繁且重，若无助手协助，不消一天，他的办公室就成了“资料屯积处”。

“没关系，我都整理好了。”力勤微笑，拿起床尾的纸板签上老，“你才

刚醒，再休息一会吧！”“风……力勤……” 绯羽见他转过身去，下意识地唤住他的脚步，可是等力勤回过身，以眼神询问她时，她却不知自己何以唤住他，有些支吾其词。

“呃……我……是怎么了？”“你重度感冒，几乎快转成肺炎。一定是那天你淋雨，回家没好好洗个热水澡，隔天又勉强来上班才会这样。”力勤的语气有些微责备。

“我……” 绯羽想辩解，却找不出话，而且她觉得头仍晕晕的，有点想吐。

“我看看。”他上前查看，笑着亲密地拍拍她的颊，“好好地睡一觉吧！醒来后就会好了。” 绯羽不赞同地望着力勤搁在她额头的手，很舒服，但她没忘记那是只男人的手。

力勤见状，只耸肩笑了笑，径自起身离开。

绯羽的眼不自禁地直盯着他的背影，感觉在力勤走后，整个病房变得空旷起来，有丝冷意侵袭着她…… 力勤为自己调了杯伏特加，望着那晶莹的液体随着手的摆动在杯中摇晃的模样，意识早随之远扬。

“老大，何事萦怀？小弟愿闻其详。”风清扬调皮地打断力勤的冥想，走进吧台为自己倒了杯白兰地。

“你怎么这么晚才回来？”力勤挑眉望着大弟“豪放”的饮酒法。

“去见见以前的老朋友，调剂一下身心。”清扬喝完白兰地再倒一杯威士忌，最后，他又为自己和力勤调了杯长岛冰茶。

“他们一定很‘高兴’能再见到你。”力勤讽道。

“当然，他们高兴得差点就痛哭流涕。”他顿了顿，倏地改变话题，不怀好意的问：“喂，老大，听说你的助手是个美人儿？”力勤缓挑高眉，眸里满是洞悉，“君樵最近是不是因为怀孕，所以特别关爱其它人？”“话虽如此，可她的消息来源正确啊！”清扬笑中带着审视。

“或许吧！”力勤耸耸肩，不明确表态。

“老大，如果有什么疑难杂症，我可是二十四小时全天无休，等着你查询哦！”清扬眨眨眼，别有用意的暗示。

“拜托！你以为艾瑞莎的事已经在我心中消痕了吗？”力勤毫无芥蒂地提起多年前背叛他的情人。

清扬闻言神色一正，拍拍他的肩道：“她不值得你刻骨铭心，她根本不够格在你心中占有一席之地，你自己很明白，老大。”“我明白，但是，有时候由不得你自己选择。”力勤眼前浮现绯羽那张充斥着防备的容颜及隐于刚强下的脆弱容颜，两张脸不停交错，始终无法融为一体。

“我只知道我选择我要的，包括回忆。”清扬一口气喝完长岛冰茶，再倒杯伏特加。

“酒鬼。”力勤优雅地饮尽杯中的酒。

“老大，酒不醉人人自醉，而我这个清醒的人，喝了这么多不醉人的酒，又怎么会醉呢？”清扬仰尽伏特加，便上楼去，留下力勤一人对着他留下的空酒杯发愣。

这些热心过度的弟妹们，真的长大了。力勤想着，笑了。

力勤瞪着现在该在病床上躺着，却出现在办公室的绯羽，正在整理东西的绯羽察觉到力勤，转身颌首，面无表情。

他由初见时的惊讶中清醒，上前拉住绯羽忙碌的身子。

“你需要休息。”他在绯羽虚弱的颠了下脚步时伸手扶住她。

绯羽甩开力勤的手，“我已经好了。”力勤在她滑倒之前拉住她，绯羽一个重心不稳，跌入他的怀中，力勤乘机带她出办公室，到电梯前等着回病房。

“放开我！”绯羽试着挣脱。

“你能不能抛下坚持，软化一次？”力勤硬是箝着她，不让她动。

“你……放开……哎哟！”绯羽使尽全力挣脱力勤，她是挣脱了，却害自己跌倒。

力勤见状应该扶起她的，但他只想笑，念头一到，他马上大笑起来。

“风力勤！”绯羽失控地大喊，天！她怎么总是在他面前丑态毕露？！

“抱歉。”力勤止住笑，伸手扶起绯羽，这次她没挣扎。“绯，我们走吧！”“谁准你叫我绯的！”绯羽恼羞成怒的斥道，心却因他这一喊而震荡。

“那天我叫的时候你默认了呀！”力勤并未觉得不妥。

绯羽知道力勤指的是哪天，但她不愿忆起那天的窘局，“不准叫我绯！”

“那我只有勉为其难地叫声羽了？”力勤含笑地望着绯羽。

绯羽别过脸，“不行，叫我 MISS 谷。”“太生疏了，我以为我这个救命恩人会得到一些不同以往的待遇。绯。”力勤满意地看到绯羽的颊上染上一层浅红。

他绝对是故意的！该死！他能不能不要来惹她？！绯羽气结地只能喊：“风力勤，你……”“别你啊我的，小心走路，不然等一下又跌倒。”力勤指指开着的电梯，好心的警告。

力勤话才收尾，绯羽就真的去绊到电梯门口的凹槽，差点跌倒。幸好这是空的电梯，否则，绯羽一世英明全毁了。

力勤免不了为她的“表演”捧场的笑几声，却在绯羽羞红的粉颊及威胁的目光下止笑，然而，他再次展露笑容时，竟是温柔得足以让绯羽心中的寒冰融化的春阳，她一惊，连忙别开视线。

她的心跳加速，声音如擂鼓一般大。

怎么办？绯羽慌乱地想，她下意识捂着绯红的颊，低着头不让力勤见着她娇羞的神情。这下她终于明白为何他会荣膺全医院单身汉中的黄金单身汉，连她这个没有心的人都逐渐被他吸引，更遑论其它有心人。

“你还好吧？”力勤发觉绯羽怪怪的，她的脸色发红，是不是又发烧了？

“没事，我……我自己回房就行了，你不必送我了。”绯羽等电梯门一开，便迫不及待地冲出去，可是没走几步，力勤就挡住她去路，扶住她摇摇欲坠的身子。“你……”“我没看过比你还会逞强的病人。”力勤不由分说的腾空抱起她，往病房走去，无视于一路上惊骇的眼光，绯羽恨不得能把个地洞把头埋进去。

“没有我的允许不准下床，听见没？”力勤看似玩笑、实则认真的警告。

被他扔上床的绯羽气呼呼的瞪着他，“你能不能管好你自己的事就成了？！”“难道你不知道当医生的，都有一点好管闲事的个性吗？否则，怎么当得了医生？护士也是，这点应该不用我提醒你。”力勤笑道。

绯羽巴不得把他的笑脸撕毁，他能不能不要对她笑？还提醒她医生和护士都有鸡婆性格，这么做的目的到底是什么？“难道你不知道世界上最会赚钱的就是医生吗？”绯羽不甘示弱的回道。

“最会赚钱？”力勤状似沉吟，“或许吧！总之，现在我是你的主治大夫，为了让身为大夫的我赚多一点钱，就麻烦你继续待在床上，直到我说可以下床为止。”语毕，力勤转身，临走前不忘给她一个魅力十足的笑容，惹得绯羽差点随手拿了东西就砸过去。

“你去死！风力勤！”绯羽气得大吼。

“女儿啊！你怎么一大清早就在吊嗓子？”谷锥提着水果出现在病房门口，刚刚他才和自病房出去的力勤打过招呼，一进房就见着绯羽怒气冲天。

“没有。”绯羽不想让谷锥知道她的情绪失控是因为风力勤，要是被他知道了，绝对会没完没了。

“女儿啊！你别跟力勤呕气，能让他医治，你该偷笑。”谷锥自顾自的说。

就因为他长得特别好看吗？绯羽没有答腔，以沉默表示她的不赞同。

“他是人称‘风屋家族’中的老大，你不会不知道吧？”谷锥以为他聪明绝顶的女儿会知道力勤的另一个身分。

“风屋家族？！”绯羽不是没听过风屋家族，可是她从没听力勤提过。

老大……那他不就是那个医学天才？精通所有外科，医学奖项的常胜将军？！

绯羽愕然，她没想到……但她早该料到，他姓风，美国华人姓风的除了“风屋家族”还有谁？愕然之余，她有点不能接受力勤的新身分。

“女儿，你怎么了？”“没事！”绯羽答得太快，她整个人滑入被子中，不愿再说话。

谷锥见女儿闹别扭，也不点破，只道：“女儿啊！老爹过些日子要同一群老朋友环游美国，可能要好几个月，所以，你自己照顾自己哦。”绯羽没有回答，只觉得谷锥这时候去玩似乎有点怪异。

黑与白、圆润与尖锐，极端的不协调，是这间办公室给人的感觉。

一名棕发、褐眼的男子正面无表情的对着落地窗凝神冥想。

敲门声促使他回过身。

“进来。”出现的是一名金发、蓝眼的男子。“总裁，有关谷绯羽的资料全在这儿。”他由公文包中取出一叠纸张，放到办公桌上。

“去忙你的吧！”他命道。

“是。”待那人离开后，棕发男子想翻开资料的封面，手却微颤着，仿佛鼓足了勇气，他迟疑的翻开封面。

率先映入眼帘的是一张谷绯羽的近照，然后是她的基本资料，他的目光落到最后一项，只见上头写着 谷绯羽从小学芭蕾，为纽约芭蕾舞团中少见的东方脸孔。

她十六岁时，在公演前夕独自一人留下练舞，却遭到不明人士攻击，整间舞蹈室亦因火灾而付之一炬。

她左脚的阿基里斯腱受到严重创伤，自此不能跳舞，连走路也因脚上的伤而微跛。

她的母亲受不了打击而精神崩溃，父亲……他用力合上封面，激动的转身面对落地窗，神情渐渐恢复冷淡。

“绯，敢问你一直盯着我看，是不是发现了我平易近人的优点，想跟我多亲近、亲近啊？”力勤此话一出，绯羽才惊觉自己不自觉地盯着他看，连手头上的工作都荒废了。

她冷冷地哼了一声，漠然别过脸去做她的事，好不容易在床上待了快一个星期，身体都生锈了，才得到力勤这个所谓主治医师的首肯回到工作岗位，可不想因为她发呆而让力勤有理由再叫她回到床上去躺。

力勤见状只是轻摇首，转移话题，“对了，今晚请你到我家去吃饭。”绯羽反应巨大的瞪着力勤，打结的舌头问不出该问的话，倒是反射动作替她表示了她的心意。

“记得我妹妹吗？”力勤对绯羽的反应一点也不意外，唇角微噙笑意地对她解惑。

“大腹便便那个。”记得，而且印象深刻，尤其在得知力勤的另一个身份后，就更加深刻了。可绯羽只是警戒地望着力勤，不知这和他请她到他家吃饭有何关系。

力勤有些失笑于绯羽防备的态度。“她很想再跟你见面，所以，趁大家都回来的时候邀你到我家做客，不知你可愿赏脸？”“我没空。”绯羽由空乏的脑袋中找出这三个字的读音。“我要回家煮饭给我爸爸吃。”“可是你父亲不是跟朋友去旅行了吗？”力勤含笑“不解”的问，而这笑，在见着绯羽震惊的表情时更加扩大。

“你怎么会知道？！该死！你笑个什么劲！”绯羽暴怒的吼着，但她及时冷下飘动的心思，她不能再在力勤面前失控，可是，这自我告诫的效力维持不了多久，就在力勤的笑脸下瓦解，她气得全身发抖，“不要笑了！有那么值得笑吗？”力勤止住笑，但眸里的笑意未褪，“抱歉，只是再见到你充满活力的样子，我很高兴。”他脑袋的神经接错了吗？绯羽一时找不出任何话语来反驳力勤，只得愣愣的接受他那双盛满柔情的眸子的注视。

“你愿意到我家用餐吗？我听伯父说，只要他一不在你身边，你的饮食就会不正常，所以他特地交代我要叮嘱你按时用餐。”力勤眯眼微笑。

什么？！绯羽过于震惊，一时恢复不了正常，所有力勤说过的话，她都只有全盘接收，她连自己的声音都找不到，脑子怎么可能运作正常的去反驳力勤的话？力勤好笑地看着呆若木鸡的她，暗自盘算着，这样他比较容易带她回家而不会有任何反抗行为发生。

绯羽后悔死了！

谁能救她脱离这个困境，她不要去风力动家吃饭啊！可是，等地回过神来，人已经在力勤车上，而且她竟然没有半点想反抗的意思。

“我另外有事，你可不可以放我下车，改天再说？”绯羽对着车窗说话。

力勤没有反应，绯羽这才勉强将视线由车窗投向驾驶座上的力勤，“我在跟你说话。”力勤觑空给她一个笑容，“你对着车窗，我还以为你是在跟车窗说话。”绯羽沉下脸，冷声道：“你没必要消遣我，你知道我不想面对你，甚至连跟你合作都老大不愿意，要不是……”她隐去话尾，没说出她不推掉这个机会的原因是想气气那群以宝莲·柯林斯为首、老是仗着资历深而欺负新人的护士们。

“要不是什么？”力勤笑问，语间没有太多好奇。

绯羽没有回答，开始打量着他，从舒缓平顺的浓眉，长而弯的睫毛，英挺轩昂的鼻梁，弧线优美的唇，深刻似混血儿的轮廓，到那双总是盛着柔和眸光的眼睛，一一看得清晰却又模糊，她总觉得在他的笑脸下藏着许多心事，有时候她甚至觉得他用他和善的笑容在嘲笑其它人，他不像他表现出来的那么友好，可是又找不到任何破绽，绯羽真希望自己也能像他一样装得那么好。

“我脸上有什么吗？”力勤突来的问话让绯羽的心神回归。

“什么？”绯羽茫然地问。

“我脸上是被人写字这是长了什么怪东西吗？否则，你怎么今天一整天都盯着我看？”力勤注意着前方车况，可是绯羽却觉得他在看她，霎时绯红了双颊。

她清清喉咙，强自镇定的说：“我是在看你旁边车道的车子是什么款式。”力勤闻言轻咳几声，掩住将出闸的笑意，“麻烦你再看清楚些，隔壁车道的车子是什么款式，我看不太清楚耶！”绯羽一看，恨不得马上回收她说过的话。天！力勤的旁边不是车道而是海景，哪来的车可看？怪不得他一副想笑又不敢笑的模样，她尴尬的迎上力勤的注视，自己倒是先笑出声，力勤见她笑，才跟着笑。

“抱歉，我……”绯羽笑声未止，可是心情放松了不少，相对的，防备松懈许多。

“你不需要道歉，可能是我给你太多压迫感了吧！”力勤谅解她笑笑，有点可怜的轻叹。

“没有，不是这样的！”绯羽突觉自己对力勤似乎一直采取排斥的态度，这对他很不公平，先前的疑虑尽消。“是我自己太像惊弓之鸟了。”“那么，愿做个朋友？”力勤伸手，眼带询问。

绯羽微颌首，握住他的手，惊觉自己的心竟像火车般加速。

力勤察觉，只是轻轻一笑，停下车子，让她先下车，“我们到了，你先等一下，我去车库停车。”绯羽目送他的车子驶进车库，凝望眼前这幢两层楼的洋房，蓝色的屋顶上飘着几朵白云，而以白色为底的屋身则是漆上迎风摇曳的向日葵，逼真得让她以为这儿真的种了很多向日葵！她的视线由屋子转到让夕阳染得一片紫红的天空，记忆中的天空似乎没这么宽广过。

“怪头，别跑！”一名身材匀称，穿著珊瑚色无袖衬衫和深蓝牛仔裤的女孩追着一只通体雪白，但四只脚丫子却呈黑色的猫咪到她身旁，猫咪跑到她脚边，不停地绕着她转圈子，那女孩亦跟着它转，绯羽对此有些不知如何应对。

很快的，一个从屋内追出来的高大男子轻易地拎起猫咪，那只猫咪亲密地磨蹭着那男子的脖子，绯羽看呆了，这名男子俊美得可以，尤其是那双晶莹紫眸，更是吸引人，可是他散发出来的冷漠气息却足以令所有人望之却步。

“我要抱！”绯羽的注意力让先前的那名女孩拉去，不由得又是一声惊叹，好耀眼的女孩！不知是夕阳余晖还是这名女孩的美，令绯羽不自觉地眯起眼来，但双眼仍眷恋在那女孩和那男子身上。

“等一下，它的爪子没收起来，你抱了会被伤到。”蓝皓轩宠爱地拂去妻子因为跑步而流下的汗珠，眼中只有清逸而无旁人。

“可恶的怪头，见色忘主！皓轩是我丈夫耶！你敢跟我抢！过分！”清逸佯怒地叉腰，鼓起腮帮子“教训”风人院的院猫——怪头。

“连只猫的醋你也吃。”皓轩失笑，放下怪头让它自己去玩，怪头跑回绯羽脚旁，喵了几声，他们俩这才发现“原来”还有第三个人在。

“请问你是？”清逸打量着绯羽，倚着皓轩笑问。

绯羽这下子更加不知该如何应对，她有种错入时空的感觉，觉得自己仿佛不属于这个空间。

清逸见状，不禁抡起拳，轻捶皓轩一下，然后笑着对绯羽说：“对不起哦！我丈夫的面面神经以前受过创，所以脸色吓人了些，但这绝不是他的本意，你不要害怕。”皓轩真是哭笑不得，“清逸，她不一定是因为我的脸色而吓得说不出话来。”“清逸，皓轩，回来啦！我以为你们会晚一点呢！”力勤停好车出来，正好见到清逸、皓轩在和绯羽说话。

“案子顺利结束，所以我和清逸先飞回来，残局有星衍收拾。”皓轩同力勤拥抱，原本的冷漠早在跟清逸站在一起时已消弭无踪。

“老大！好久不见，有没有女朋友啊？这次在法国结识不少性感美人，皓轩可以介绍给你。”清逸上前抱住力勤打趣，容光焕发的她并没有旅途劳累的困扰。

“我消受不起。”力勤拉过绯羽，“谷绯羽，我医院的同事；风清逸，蓝皓轩，我最小的妹妹和她丈夫。”“你好。”清逸无邪的炽热笑容令绯羽眨眨眼，有种太阳还没下山的感觉。“叫我清逸就可以了。”“清逸，叫我羽即可。”绯羽手足无措的回以笑容。

“好啦！别站在门口，进去再说吧。”力勤推推清逸和绯羽，催促她们俩进屋。

“羽，我们进去吧！不知道你的绯怎么写，教教我吧！”清逸率先挽着绯羽的手走在前头，绯羽不停地回首看力勤，不太能接受这样的热情，但力勤给她一个鼓励的笑容，安下她的心绪，自己则跟皓轩慢慢散步。

“还习惯清逸吗？”力勤看得出皓轩的转变，一年前那个全身充满恨意的男人虽未完全消失，但也仅余些许。

皓轩爱恋地凝望清逸的背影，嘴角微扬，“她向来很懂得如何保护我。”随即话锋一转，“那个女孩很像以前的我。”力勤有些忡怔，讶于皓轩的观察力。

“清逸应该也看出来，所以她才会连拒绝的余地都不留给她。”皓轩面无表情地继续说：“加油，依咱们风人院驻院人的特性，没多久她一定会走出阴霾的。我们都会支持你。”力勤觉得皓轩说的话十句有九句另有所指，才想开口问，前头便传来清逸的叫唤：“开饭了！”“快走吧！”皓轩笑道，能看到老成的力勤这般错愕的表情真是令人快活。

力勤一进屋就见到绯羽被弟妹们包围着问长问短，她脸上出现难得的嫣红，显然对这样热络的情况难以适应。

但是这样的她比医院的冷漠来得顺眼多了。力勤不禁露出笑容，上前解救快让这些热情淹没的绯羽。

“美女们，没有自我介绍吗？”他坐在绯羽身旁，轻拍了下她的背。

“对了，看到羽太高兴都忘了自我介绍。”昀樵明朗的笑出声，握住绯羽的手，“你好，我排行老四，风昀樵。”绯羽腼腆地回以一笑，这位明媚动人

的美女原来是风氏总裁的风昀樵。

“我当然就不必介绍了，羽见过我的。”君樵婉约笑道，指指在身旁护着她的颖豪，“他是我孩子的爹，裴颖豪。”“叫我颖豪便行。”颖豪报以微笑，小心地扶着正欲起身的君樵。

“我是老三，风清扬。”清扬朝绯羽顽皮地行了个军礼。

这个看来像邻家哥哥的人竟然是那个知名律师！

绯羽讶然但衷心地喜欢这一家子，若是没有深交，很难相信他们跟外头说的完全不一样。

“还有一个。”昀樵指指端着菜肴从厨房走出来的力凯。

绯羽见着的是个短发俏丽的女孩子，但身材和身高都与一般的女孩子不同，还有那云淡风清的淡漠，令她看傻了眼。

“我是男人。”力凯首先声明，他不想让未来的嫂子误认自己是女人。

男人？！绯羽那显于外的惊讶让其它人哄堂大笑。但见力凯见怪不怪，无动于衷的任他们笑。

“他是老五，风力凯。”力勤低声在她耳畔说，炙热的气息呼在绯羽耳边，才刚褪下的红潮因此高涨。

“他……”绯羽努力地将注意力由力勤身上转向力凯，不让自己受到力勤的影响而心绪大乱。

“他不会为这种小事生气的。”力勤安抚她笑，绯羽的脸更红了，力勤的温柔让她不知如何自处，还有风人院的其它人，他们的友善令她不知如何响应。

力勤凝睇绯羽，心头有抹无以为名的情感满溢，他拍拍她的肩，拉她起身，“起饭吧！”“呃……”绯羽有些却步，“你们兄妹难得相聚，我还是……”“什么话。”力勤低斥，硬是拉她入席，“坐下吧！”“对呀！而且我们家难得坐满一整张餐桌呢。平常我们散居各地，都只留老大一个人在家，他好寂寞呢！”清逸状似无心地说说着他们几个弟妹因为散居各地而无法好好陪伴力勤的缺憾。

“是啊！老大一个人住，我们都无从得知他有没有按时吃饭，一个人有没有偷偷交女朋友……”清扬跟着数落下去。

“你们，够了！不吃饭想说话的人请到客厅去。”力勤页拿这群爱搞怪的弟妹没办法，他岂会不知他们的心思？“老大，我们这么说也是关心你啊！”清扬苦着脸，苦口婆心的劝道：“你都那么老了，连个女朋友也没有，你对得起咱们风家的列祖列宗吗？”绯羽沉默的望着清扬和力勤一来一往的吵嘴，气氛似乎有些不对劲。其余的每个人都埋头苦吃，好象在强忍着悲伤似的，她望着力勤深思困扰的侧脸，心头有丝疼惜逐渐扩大。

“我不用你担心，你该好好想想自己才对。”力勤不知清扬葫芦里卖什么药，从他饶富兴味的神情中，他感受到不好的预感。

“你是老大耶！长兄如父，我这个做弟弟的关心你太老而无法娶到老婆有错吗？”清扬激动的握拳起身，眼眶泛红，语调哽咽，“从小到大，你总是照顾着我们，我们现在长大了，关心一下你有错吗？”“清扬，我没这个意思。”力勤舒缓眉心，怎么话题会转到他身上呢？清扬看来异常激动，虽然知道他在搞把戏，可是他那副模样竟让他产生歉意！

“那你说，你到现在连个女朋友都没有是什么意思？”清扬朝昀樵使个眼色。

“二哥，别说了，你又不是不知道大哥他……”昀樵“充当”和事佬，她哀愁的说：“别这样，要是咱们风人院的院长为了咱们风人院注定要当光棍，我们也无话可说啊！”他什么时候说要当光棍了？力勤错愕地盯着说话的昀樵。好哇！连昀樵也整他。

“可是，这样老大好可怜哦！为了咱们风人院，他就得牺牲自己终身的幸福，那我也不结婚好了！皓轩，我要跟你离婚！”清逸孩子气的哭闹。

“我们才结婚一年啊！”皓轩“错愕”的大吼，“求救”似的望向力勤，“期待”他想出个解决的方法。

力勤揉揉眉心，觉得头开始痛了，怎么会因为他没有女朋友就闹离婚的闹离婚，义愤填膺的义愤填膺，这是怎么回事？他们全联合起来设计他吗？他们到底要干什么？场面似乎已超出可控制的情况。

“你们……”力勤话才出口，就被一直没开口的力凯打断。

“你该结婚了，大哥，省得我们一天到晚操心你没人要。”“我……”他不结婚哪里碍到他们的眼了？力勤一下子要应对弟妹们联手设计的计谋，十分的吃力，遍遍他无法反驳他们的论调，天！他是怎么了？“其实……你们不用担心力……力勤没有女朋友，给不了婚。事实上呢，他已经有一个相当要好的女朋友，所以，你们不必这样……”绯羽不晓得自己此时开口是对是错，因为她毕竟是外人，力勤邀她来做客，碰上这等突发事件对他而言已是没了面子，但她实在不忍心看着力勤陷入“四面楚歌”的困境。

“真的吗？”所有人全转向绯羽，“欣喜若狂”的反问。

“是……是啊……”绯羽颤抖地微扬唇角，深怕自己的谎言被看穿，她不自觉地将身子靠近力勤。

“你们别吓绯。”力勤皱起眉，威严地命令，瞧他们一副饿虎扑羊的模样，连他看了都怕。“我是有个要好的女朋友。”此话一出，所有人都愣住了，绯羽尤甚，她心中甚至渗出几滴血，疼得她连话也忘了说，她只是随口掰掰，没想到力勤真有个女朋友，那她应该……应该说恭喜才对……她不明白心头因何微微泛起疼痛。

岂料，力勤下一秒开口说的话更骇人，“这人远在天边，近在眼前，我好不容易才说服她跟我来见你们，你们这样可是会吓跑她的。别怕，绯，他们习惯夸张。”绯羽眨眨眼，迎上力勤略带请求的眸子，轻轻点下头，“对不起，我……我天性害……害羞……所以……”瞎子都看得出来他们在说谎。风人院的驻院人们很好心的没有拆穿，清扬还上前握住绯羽的手，大力感谢她“拯救”他们老大。

气氛急转直下，好得像从没发生过刚刚的争执，而绯羽和力勤这封被赶上架的“鸭子”则是有口难言。

用完餐后，清扬、力凯、皓轩和颖豪都被力勤叫上楼去“商谈要事”；绯羽则和君樵、昀樵、清逸待在楼下聊天。

“老大工作时会不会很严肃啊？”清逸好奇的问，因为风人院的成员从不干涉彼此的工作。

“不会。”绯羽摇摇头。

“那你们之间应该相处得不错咯？”清逸轻问，眸子闪着笑意。

“是不错。”那是指今天之后，而非之前。绯羽陪笑，她们似乎很关心力勤的事，她没有兄弟姐妹，也从未看过这么挂心兄长的弟妹。

“那就好，我还担心老大对每个人都太好，以致惹来不必要的麻烦。”清逸澄澈的眸子浮上一层雾气。

“有什么不对吗？”力勤是对每个人都很好啊！清逸这番前后矛盾的话引起了绯羽的关注。

“也没什么，只是就因为他对每个人都很好，所以曾有一个知道他身分的女孩子就肆无忌惮的借着他的声名爬上顶端，一旦达到她的目的就将老大踢到一旁，那时他们几乎成了未婚夫妻。”君樵轻描淡写地道出这段对力勤而言是个笑话的往事。

“是吗？”绯羽有些震撼，力勤看来不是那种笨蛋啊！而且，他也没有因为君樵说的这件事而有任何改变，他简直是烂好人一个。

不过内心深处有个声音告诉绯羽，力勤的和善全是装出来的，他的真心只给他的家人看到。

是因为那个女孩子才使得他变成这样的吗？“羽，你别被老大和善的外表骗了，其实什么人搞什么把戏他都知道，只是不想揭穿罢了，他甚至是用嘲笑的态度去面对，只是那些人都不得，还以为老大好欺负。你是他的女朋友，应该知道才对啊！”君樵笑道，庆幸自己是女的，所以才能留在这儿和绯羽聊天，否则，她绝对名列需要上楼“商讨要事”的名单。

绯羽讶然，哑口无言，因为君樵说的跟她的想法不谋而合。

“羽，你不要因为我们告诉你这件事就以为老大心里仍想着那个女孩子哦！”君樵“担忧”的说。

“怎么会？”绯羽赶紧挤出个笑容来掩饰内心的惊愕。

“刚刚看到老大护着你的模样，我就知道老大对你真是真心的，他从没有带过女孩子回家和我们兄妹一起用餐，你是头一个在我们家族聚会出现的女孩子哦！”君樵微笑，真诚地说。“就连她也没有过哦！”绯羽尴尬的笑笑，因她和力勤扯的谎而感到不安，他们是真心想要帮力勤走出阴霾，要是他们发现他俩的谎言，一定会很失望的。

倏地，绯羽对自己的想法感到惊异，何时她对这些人开放了她的心？何时她让这些进驻她防卫森严的城墙？她才认识这些人不到几个小时啊！而她竟对这些人产生关爱，天！

“羽，我有预感，你一定会成为我们期盼已久的小嫂子！”清逸天真无邪的拉着绯羽的手，信誓旦旦的说。

绯羽颌首，不晓得该怎么回答才恰当。

“你们在聊什么，聊得这么起劲？”力勤站在楼梯上笑问。

“没什么，一些琐事。”绯羽感谢力勤出现得正是时候。

“时候不早了，我送你回去。”力勤替绯羽开门，两人一同走出去。

他们前脚才走，楼上的男士们就下楼来跟女士们会合。

“怎么样？”两方人马互问，随即因着这份默契相视而笑。

“我们拚命说服老大我们这么做只是想替羽寻回她失去的信心，我们是想帮羽，因为我们看到老大为了实现对她的承诺而烦恼，所以才由此下策。我们绝对没有为他和羽撮合的意思。”颖豪疲累的倒在沙发上。

“老大一定不相信。”君樵笑望丈夫累瘫的模样。

“嗯，我从来不知道老大这么难说服。”皓轩坐至清逸身旁，深觉力勤比世上最难缠的罪犯还难以逼供。

“所以我们就晓以大义，试图引发他心中深埋的感情因子，这招挺有效

的，不过他很不高兴自家兄弟揭发他的内心。”清扬打个大大的呵欠，他还差点被变脸的力勤揍呢！

“你们呢？”力凯问。

“我们把爱瑞莎的事说了出来。”清逸头倚着皓轩的肩膀，长途旅行的疲劳感出现了。“她看来因为和老大联手欺骗我们而感到很歉疚。”“她出想象中好骗。”君樵觉得绯羽比清逸还天真，清逸几个无邪的笑容就将绯羽的心门打开。

“接下来就只能静观其变了。”君樵希望他们这番苦心不会白费。

大伙同声轻叹，要不是他们看得出绯羽能影响老大的心思，打死也不会自讨苦吃地帮他们配对。

现在能做的都做了，尽人事听天命，就看他们努力了大半天的成效如何喽！

5

由于绯羽家满近的，走十几分钟就到了，因此力勤并未开车，而选择散步。

“很抱歉让你遇上这种事。”他在沉默笼罩着他们俩许久之后开口，他只想履行对谷锥的承诺，并不想和她有过多的牵扯，但经其它人这么一闹，他们要没牵扯也很难。

“我们是朋友吧？”绯羽轻问，唇角噙着一抹浅笑。

力勤低首，猛地惊觉自己竟然看呆了绯羽唇角的笑容，心不受控制的加速。

他甩甩头，想将这份心悸甩出脑海，该死！他一定是受了清扬那小子的话的影响。

“力勤？”绯羽为他的举动感到奇怪。

“我没事。”力勤回过神，给她一个笑容，脑子里却响起清扬适才说的话难道你看见羽时没有感觉心头闷闷的，有股很想抹去她眼底的冷漠的冲动吗？“那就好。”绯羽望着力勤，很难想象他曾经被人抛弃过，奇怪的是，她竟为他感到难过。不过，他们是朋友嘛！为朋友担心也是人之常情啊！

“至今我仍有些不敢相信，你竟然会和我握手言和，你向来都不给我好脸色看的。”力勤转移话题，现在提别的事比较不会想起在风人院发生的事。

老实说，在提做朋友那件事时，力勤已有心理准备绯羽会打回票，没想到她竟爽快的答应，倒让他的心有几秒停止跳动。

绯羽笑而不答，她今天笑的次数比过去十年加起来还多，这种心境上的转变她适应良好。

“绯，你应该多笑，你笑起来比板着脸好看多了。”力勤以打趣来遮掩心头肆无忌惮的N级大地震。

绯羽皱眉，“你的意思是我老是板着脸给你看喽！”“非也，但相去不远。”力勤在绯羽发脾气之前指指前头的一幢房子，“你家到了，快进去吧！别忘了锁门，BYE！”绯羽让他连珠炮的话堵得气也没得气，任他推着自己拿

钥匙开门进屋。

“明天见。”她倚门轻笑。

力勤明显一愣，但马上恢复正常，亦回以笑容，“明天见。”他望着她将门合上，见屋内大放光明才离去，不过他此时的严峻表情足以令任何认得他的人望之却步。

该死！他竟然受风清扬那个舌头该剪掉的长舌公说的话影响！

绯只是供他乐趣的玩具，助她走出阴霾是受谷伯伯所托，其余杂七杂八的混帐情感都是垃圾！

他向来和善沉稳，今后也会继续“和善沉稳”，绝不会因为一个女人而扯下他戴了多年，只在家人面前卸下的面具，绝不！

可他该死的竟让这些垃圾情感牵着走！他的行动不由自主的印证了清扬所说的话，难道他对绯真的由好玩而转为认真？力勤快被满腔的疑问埋葬了，但他不想在此时疏远绯羽，好不容易他们之间的关系由同事转为朋友，实现诺言之日不远，他不能在此刻放弃！

可是天杀的！力勤冷下自己过度浮躁的心绪，就维持现状好了，什么都不要多想，只要维持现状！

艾琳从她们坐下来开始喝咖啡就用一种暧昧的态度直盯着绯羽全身不自在。

“艾琳，你吃错药了吗？”绯羽被她看得胃口全失，索性直截了当的问。

“你和 ERIC……嘿嘿……怎么回事？”艾琳可以感受到这些天绯羽和力勤两人之间的关系明显改善，她仔仔细细的将绯羽和力勤瞧过一遍后，觉得绯羽和力勤会是一对很好的“朋友”，至于是哪种程度的朋友，天知地知她知就行了，绯羽和力勤不必知。

“你笑得很奇怪哦！”绯羽失笑，她和力勤能怎么回事？还不就是因为顺路，所以力勤会送她回家，有时值班时间一样，他也会等她一起回去，再来就是风人院其它驻院人的热情邀约，除了在风人院必须假扮男女朋友之外，她和力勤就像是她和艾琳一样的朋友。

只是，力勤有时会露出困惑的神情望着自己发呆，而且有的时候他会情绪失常，不过绯羽觉得这样的他比较像人。

“你不知道最近医院在谣传什么吗？”艾琳不相信绯羽可以无感到这种地步。

“谣传什么？”绯羽什么谣言也没入耳。

“就是那个和这个，大家都说这个和那个是一起的，而且大家说一定是这个勾引那个的！”艾琳有说等于没说。

“什么这个那个，艾琳，你在说绕口令吗？”绯羽有听没有懂，这个艾琳！故意吊她胃口。

“绯，一起回家？嗨，艾琳。”力勤的出现使得两人的谈话终止。

“嗨！羽，你有约可以先走，我不要紧。”艾琳以欣赏的目光望着力勤帮绯羽拉开椅子，扶她起身。

“那我们先走一步，BYE！”绯羽和力勤一同离开，艾琳注意到力勤刻意放缓脚步配合绯羽，不禁微笑，她对他们倒是乐见其成，衷心祝福。

“你知道最近医院有个谣传吗？”绯羽好奇的问力勤，今晚，他邀她

到外头用餐。

“什么谣传？”力勤猜得没错的话应该是他和绯羽的绯闻，也不知道是谁先起的头，总之，现在传闻他和绯羽感情火热发展，有蔓延的趋势，大喜之日不远矣！

“我也不知道，艾琳打哑谜似的告诉我，不过我是有听没有懂。”绯羽耸耸肩，完全没有自觉自己即是谣传的女主角。

“不用理会。”力勤没打算告诉绯羽事实的真相。

“你对很多事都是这样。”绯羽观察入微地笑道。

“啊？”力勤不明白她为何会这样说。

“以前天为例，我记得急诊室的主任来游说你出席这次的年终晚会，你也是笑了笑，看似答应，其实你并没答应对不对？”绯羽看出了力勤笑容下隐藏的心思。

力勤啜口餐前酒，缓缓微笑，“或许吧！”绯羽学他啜口餐前酒，轻描淡写地说：“你在掩饰你的讶异。”力勤这次明显地将错愕表现出来，随即又温和地笑，“我该说什么呢？谈谈你吧！”

“你家只有你和你父亲吗？”绯羽眼神一黯，苦笑，也许是气氛太好，也许是她把力勤当成知己，她缓缓道出隐藏十年的往事。“我现在的父亲不是我真正的父亲，我的生父早在我母亲发疯后就将我逐出家门，是爸爸收留了我……也许你不相信有人会狠心到不要自己的子女，但我是个实例。我的脚……原本可以跳出曼妙的舞姿，可是十年前的一场意外让我的左脚受到重创，无法再跳舞，连走路都是一跛一跛的，幸好它还有一点争气，可以久站，否则我连护士都当不成了……”力勤没想到这已知的事实由绯羽口中说出来会是如此的揪心，他为她感到心痛，这词原来如此贴切，因他的心正疼得快说不出话来。

“别说了。”他忍不住要她住口。

绯羽没理他，“我母亲生我的目的只有一个，她要我成为举世闻名的芭蕾舞星，我从小就被逼着练芭蕾，怎知那场意外伤了我的脚，也烧掉了我的前途，她受不了打击……不，她根本否认我不能再跳舞这个事实，我还记得她有一次把我从睡梦中拉起来硬是要我跳舞，我没转成一个圈就跌倒，她还死命的要拖我起来跳舞……我爸发现不对劲，带她去看医生……医生说她受了太大的刺激以致精神失常……我爸……他怪我……他根本就不想要我……我根本就不该被生出来……他……赶我走……幸好……幸好爸爸收养了我……不然我……”力勤握住她发颤的手，绯羽脸色发白，却一滴泪也没掉，力勤见状，等不及吃完饭便付了帐带她离开，一路开到海边，绯羽一句话也没说。

“绯，你还好吧？”力勤停好车子，关注的望着沉默的绯羽。

良久，绯羽才露出虚弱的笑，“我很好，把事情讲明的感觉很好，我正在享受坦白的快乐。”她这拙劣的伪装根本逃不过力勤这假装天王的法眼，他突然厌恶起再扮演好好先生，毫不留情的掀开她的假面具，“别装了，想哭就哭，不必强忍着。”“你说什么？”绯羽吃惊的望着力勤闪着恶意的面孔，这是一向和善有礼的风医生？力勤没耐心跟她耗下去，他捧着她的脸，直视她，“你那三脚猫的假装工夫也敢在我面前班门弄斧？哭吧！我的衬衫勉强牺牲一下。”这番讥讽话语竟让绯羽的泪腺大开，她发泄似的抡起拳头捶着力勤，“你什么都不知道！你这个该死的医学天才，你不了解那种拚了命也

做不到的无力感！你是众星拱的明月，你不知道那种一旦利用价值不见了就被丢弃的感觉！你凭什么……你凭什么……”“我是没资格，但我大概可以了解你的‘弃狗弃猫’心态，可怜哟！主人不要你了，你没有栖身之所，真是可怜！”力勤搂她入怀，轻拍她的背，低柔地道。

这是哪门子论调啊？如此柔和的嗓音吐出的话却是嘲讽连连，他是在安慰她还是在笑她？绯羽的泪不知何时止住，但力勤没发觉，仍继续说：“不过你这样也不是办法，主人不要你，你不会做自己的主人吗？虽道你天生就只有让人牵着鼻子走的份吗？若真是如此，我这番话显然是无效了。咦？你什么时候不哭啦？”他居然还反过来质问绯羽是何时止住泪的。

“你……你是力勤？”绯羽怀疑的问。

“除了我，你会投入别的男人怀中痛哭吗？”力勤挑眉，带着一丝不易察觉的酸意问道。

绯羽毫不迟疑的摇头，此举让力勤的心舒畅了点。

“下车走吧！”力勤打开车门，绯羽不由自主的跟着动作。

迎面而来的海风令绯羽波动的心绪平静不少，起而代之的是对力勤的好奇，她偷偷打量他，觉得他跟平常那个力勤有着极大的不同，或者这才是力勤的真面目？“我是风力勤，但是我没有双重性格，不过是喜欢演戏而已。”力勤干脆挑明了说，“我不得不佩服你的洞察力，竟然能看出我的伪装。”绯羽惊愕的盯着力勤，她没想到力勤会在她面前卸下他的伪装，她不知道这代表着什么意义，可她心中竟有丝窃喜。

“怎么了？你不是一直想看我的真面目吗？”力勤挑眉，露出他的招牌笑容。

“你太会装了！”绯羽大喊。

“我从没说过我是好人。”力勤耸耸肩、大刺刺的坐在沙滩上，凝视着海浪。“人这种动物本来就有多重样貌，端看是否演绎得好罢了！”“你以前对我的态度……”绯羽背脊一凉，有股不好的预感，觉得自己与他初识的多次冲突十分可疑。

“你很有趣。”短短四个字便足以让绯羽知晓，他有段时间拿她当猴子耍。

“你可恶！”绯羽忍不住扑上前想报仇，却被力勤一拉，整个人倒进他的怀里，她睁大眼望着他猖狂的低头掠夺她微张的唇。

这样充满侵掠性的力勤让绯羽完全失了方寸，“你无耻！”“无耻？”力勤疑惑的偏头，眸里满是笑意，“可不可以告诉我……”他将脸凑近绯羽，返到她的身子因他的鼻息而轻颤。

“告诉你什么？”她防备地盯着他。

“无耻这两个字怎么写？”力勤又露出那温柔和蔼的笑容。

“风力勤！你……”她又被他耍了！绯羽涨红脸，气得说不出话，她发誓，她明天就要向众人揭穿大家眼中的黄金单身汉，超级好人的真面目！

“绯，我会在你面前露出真面目代表我信任你，希望你能为我保密，不是有句口号：‘保密防谍，人人有责。’你应该不会出卖我对你的信任才对。”力勤爽朗笑道，轻易看穿她的心思。

保什么密？防什么谍？绯羽十分后悔自己竟牵涉进来，现在想脱身似乎来不及了，因为她的一举一动全看在力勤眼里。

“你该不会连你的弟妹也骗吧？”绯羽拿看怪物的眼神睇视他。

“我们兄妹之间没有秘密，就算有，也会因为彼此过于了解而露出马脚。”

力勤回答，不自觉的搂紧绯羽。

“那你为什么信任我？”绯羽仍是疑问满怀，非问个清楚明白不可。

“因为你好玩。”力勤玩世不恭地微笑，将脸埋进她细致的颈窝内，绯羽因这过于亲密的举动而红了粉颊。

“我很正经的问你。”绯羽气呼呼的板正他的脸。

力勤盯着绯羽的怒颜，忍不住捏捏她那柔嫩的脸颊，“因为你很可能成为我的好朋友，所以，我没必要对你隐藏。”绯羽警戒的盯着力勤，质疑他话里的真实性。

“绯，我是为人诚实，身家清白，长相俊俏，性格绝佳的好人，你绝对不能怀疑我的话，这样，你会伤了我纯白的心……”“够了！”绯羽连忙喊停，受不了力勤的自我吹捧，她开始相信“人不可貌相”，这句话用在力勤身上是百分之百的合用。“我相信，我保密，可以了吧？”力勤笑了，而且是那种有气质、知性又诚实的笑容，看得绯羽傻了眼，差点连手脚摆哪儿都忘了！

“你……你少对我露出那种笑容！我……我不会再被你骗的！”绯羽涨红脸，咄咄逼人的大吼。

她似乎忘了刚刚的悲伤。力勤邪笑，将她囚在胸膛和手臂之间，“什么笑容？”“恶魔！”绯羽只骂得出这两个字，下一刻，所有咒骂的话语全让力勤吻去，一字不剩。“风……风力勤！”“嗯？”力勤忍不住多啄几下她嫣红的唇瓣，没有意外的看到她颊上飞来两朵红霞。

“你……嗯……”她的话又让力勤打断，四周终于静了下来，徒留海浪的声音回响……还有他们俩的心门大开的声音。

这世界变了！

这是个天大的噩梦！

“早！”当力勤一大早站在她家门口向地道早安时，绯羽有种尖叫的冲动。

“你来做什么？”绯羽低吼。

“接你上班啊！”力勤神清气爽且理所当然的笑道，并为绯羽打开车门，做了个请的手势。“你今天跟我一样值早班没错吧！”他才不会那么好心来接她上班，一定有阴谋！

“我自己可以去。”绯羽抱紧皮包，努力不让自己看来显得可笑。

“我以为我们是朋友。”力勤尴尬一笑，带着些微不解和伤害。

绯羽一时不察，见着力勤受伤的表情，连忙改口，“不过让你载也好，省得跟人挤公车。”力勤这才振作精神，但眼底的得逞笑意看得绯羽忍不住低号，她又被骗了！

“上车吧！绯。”力勤温和的说。

恶魔！这是绯羽不知第几次咒骂力勤这个伪君子，偏偏她总是笨笨的被他骗。

“要骂就直截了当的骂，不要在心里偷骂，这样不太光明正大。”力勤微笑，绯羽才要出口反驳，却因车子的突然加速而差点从座位弹起来撞到车顶，她瞪一眼，而肇事者正用无辜的眼神同情的望着她，好似在说：可怜，连车子都坐不稳。

“风力勤！你去死！”绯羽口不择言的破口大骂。

力勤的车子马上一转，往附近的悬崖冲过去。

绯羽吓得有段时间脑子是空白的，“风力勤，你在干什么！”“你不是叫

我去死？”力勤一边开车，一边转头对她微笑。

天……天啊！他竟然将她的话当真，他疯了！

“那是气话，你快停下来。”绯羽注意着附近的地形，他竟然真的把车子驶上悬崖，谁来救救她啊！她还不死啊！

“什么？”力勤“没听清楚”。

“那是气话！你快给我停下来！快啊！”绯羽失控地大吼。

车子“吱！”的一声正好在悬崖边缘停下来。

“天空很美，今天会是美好的一天。”力勤望着澄澈的蓝天道。

他身旁的绯羽惊魂未定，虚软无力的揪住力勤的领子，“你可恶！一大清早就玩这种把戏是有什么目的！”她再也不要坐力勤的车了！打死她也不要！

“没什么，我只是听从你的命令，这是我所能想到最美的死法。”力勤缓缓将车子倒退，重新驶回马路上。

绯羽怒瞪他，打定主意不再跟他说话。

力勤掩不住愉悦的笑意，一路笑到医院，在他昨夜对绯羽展露他的另一面时，他就已经决定要将风太太这个头衔冠在绯羽身上，他不得不承认，风人院的其它驻院人是对的。

他对绯羽的确是认真了起来，但他不打算告诉她，因为她本身的心结很紧，若是坦白告诉她，就没戏唱了！

他有耐心，绯羽绝对会一步步打开她的心门，接受他的爱。

“Miss 谷，有件事拜托你！”护士长气急败坏，一大清早就冲进急诊室找和力勤在急诊室帮忙的绯羽。

她的慌乱正好和急诊室内的忙乱成正比。

“护士长，怎么了？”绯羽惊讶的望着完全抛弃形象、没命似地朝她冲来的护士长。

此时正好有个车祸受伤的病人送来，力勤朝绯羽打个手势便跟着进手术室急救。

绯羽明白那个手势的意义，他要知道事情的经过。

护士长喘口气之后才说：“石油巨子法恩·提诺出车祸被送来我们医院，需要住上一段时日，他开口就指定你当他的特别护士。我跟他说你是不当特别护士的，可是他只要你，不要其它人。不然，他使坚持出院。”“那就让他出院啊！”绯羽耸耸肩道。

开玩笑，她又不认识他，他却指定要她“服务”，这未免太奇怪了吧！

“可是他捐了很多钱给医院，医院总要敬他三分。再说，如果让个受重伤的病患没有接受治疗就出院，有损医院的名誉。”说来说去，还是要绯羽去当法恩，提诺的特别护士。

“可是我从没当过特别护士，万一弄不好，怠慢了这个石油巨子，到时候不就把楼子捅大了？”绯羽有些啼笑皆非，她什么时候这么受欢迎了？虽说这是个摆脱力勤那个恶魔的好机会，绯羽倒是没有多想，反正她已经习惯了力勤人前人后两个样子！

“我知道你是舍不得离开风医师，这样吧！你考虑考虑，如果你仍是拒绝，那我只好带你去见提诺先生，由你亲自向他回绝，如何？”绯羽见护士长一脸为难，只好先答应她会考虑。

望着护士长离去的背影，绯羽有些纳闷为何护士长说她回绝是因舍不得离开力勤？她巴不得能离力勤远远的！但她表现出来的却与她所想的完全相反，绯羽心中开始冒出一些名为困惑的泡泡。

“发什么呆？”力勤拍拍她的肩膀，把她拉到旁边，以免搞到人家的路。“刚刚艾伦找你做什么？”绯羽回过神，听见力勤的问话，摇头道：“也没什么，她要我去当某个人的特别护士。”“法恩·提诺吗？”力勤没有讶异的问，一边走一边聊。

力勤不讶异，绯羽可讶异了，只见她瞪大眼，惊诧的问：“你怎么知道？”“如果我说法恩·提诺跟我是好朋友，你信不信？”力勤眼底又闪着异样光芒。

他又在骗她了！绯羽没好气的想，嘴也忠实地反应她的想法，“少耍我了！”“他是我救活的。够伟大了吧？”力勤昨晚在急诊室值大夜班。

“你不会正好是他的主治医生吧？”绯羽防患未然的问，因为力勤精通各种外科，有什么重要病人一定是交给他负责，然而他平常不是埋首病历，就是跑到急诊室帮忙，一点权威的形象也没有。正因如此，他是风屋家族之首，各大医学奖得主的身分才会一直到现在都没让人发觉，否则一定招来各大媒体采访。

“不是。”力勤简短的回答，“我们先去喝杯咖啡，再到艾伦那儿回绝这份差事。”绯羽皱眉，不喜欢他的独断独行，“你怎么知道我一定会拒绝？”

“因为我听到了。”力勤朝迎面而来同他打招呼的医生微笑颌首。“何况我不会让我的助手被人挖角的。”“你是怕我走了以后没人知道你的真面目，没人让你耍着玩吧？”绯羽才不相信力勤会紧张她。

“绯，你离开我，我会寂寞的，而且，你不怕我被抢走吗？”力勤从饮料贩卖机拿出咖啡，一杯给她。

“少来。”绯羽啜口咖啡，不禁皱眉，喝过昀樵和力凯煮的咖啡，贩卖机的咖啡变得难以下咽。曾令她惊异的是力凯这个男性的手艺竟然可比大厨，而昀樵这个女孩子也是，他们俩的厨艺好得令人惊叹不已。

显然力勤也有同样的想法，“还是昀樵和力凯的手艺好。”“那他们回去以后，你怎么办？”绯羽失笑地望着力勤手中碰也没碰的咖啡。

“勉强接受的喝啰！”力勤耸耸肩，不甚在意的说。

他果真如其它人所说的，很不会照顾自己。绯羽不禁为他感到心疼。

“走吧！”力勤拉着她。

“去哪儿？”绯羽没有挣扎的任他拉着走。

“回绝。”力勤头也不回的回答。

法恩·提诺纵使住院，也不可能有片刻休息的时间。此时，他正专注的听着秘书柴克报告公司的营运状况。

敲门声响起，他轻应一句：“请进。”护士长带着绯羽和力勤进来，绯羽只见房内有两个人，坐在病床上那位棕发、褐眸的男子应该就是法恩·提

诺。

她有些意外，原以为会看到个脑满肠肥的老头儿，没想到……“提诺先生，这位就是谷绯羽小姐。她有些话想跟你说。”法恩望向绯羽，明显讶然，她变漂亮了，也有朝气。他原本面无表情的脸上出现一丝笑意。

“谷小姐，有话请直说。”绯羽瞄眼力勤，力勤只是双手抱胸倚墙而立，她面向法恩道：“我拒绝当你的特别护士。”“为什么？”法恩望眼力勤，这男人的心意似乎对绯羽很重要。“假若觉得薪资不够，我可以再加。”绯羽微挑眉，“不是薪资的问题，而是我十分满意我现在的工作，我不想换工作。

请提诺先生另请高明。”法恩讶异的望着绯羽，这女孩让他有措手不及的感觉，先是比照片漂亮好几倍不止，再来个性和资料上说的完全不一样。

“如果我硬要你当我的特别护士呢？”绯羽扯动嘴角，对自己这么受青睐没有受宠若惊之感，“没有人能逼我做我不喜欢的事。”法恩注视绯羽良久，只深沉一笑，“谷小姐，我再给你一段时间考虑，希望你会改变主意。”绯羽扯了个没有笑意的笑容，未答话，她会改才怪！

法恩看穿了绯羽的想法，“我没别的意思，只是……”“绯，我们该回办公室了。”一直没开口的力勤出声，还付诸行动的拉住绯羽，朝法恩礼貌性的笑了下就走。

法恩这才正视力勤的存在，褐眼盯着力勤和绯羽离去的背影。

“抱歉，提诺先生，他们……”护士长尴尬地笑笑，也跟着走开。

“柴克。”法恩待室内只剩他们两人时唤道。

“据我所知，谷绯羽正在跟一名叫 ERIC . 风的外科医师交往，应该就是他。”“详细资料呢？”“只能查到概略的资料。”“概略的资料？”法恩盯着柴克，不太相信依柴克的能力没法于查到一个医生的资料。

“据说，他是‘风屋家族’的老大。”只是据说，没有真凭实据。

“风屋家族？！”可能吗？法恩陷入沉思，难道他来得太晚了？

“难得你会这么不顾形象。”绯羽边煮咖啡这对一旁等着的力勤笑道。

“我的助手就要被人‘重金’挖角，我怎么能不紧张呢？何况外传咱们俩是男女朋友，我在现场却让你就这样被他坚持留下，岂不跌破那些好事者的眼镜？别忘了，ERIC . 风医师一向不做与形象不符的事。”力勤脸上挂着一抹善良的笑容，眸里却闪着盈盈恶意。

“医院什么时候有这个谣传的？”绯羽听都没听过这个谣传，只当力勤开玩笑。

“我说的是实话。”这女人，自从得知他的另一面后，他说的每句话她都要质疑。

“不会吧！你怎么不出面澄清？”绯羽惊愕的低喊出声。

难怪护士长在她拒绝当法恩 . 提诺的特别护士时会说那番话。

一阵惶然飘过她的脸，她不想要跟力勤有任何牵涉，虽说他们牵涉得够深了，可是……“你没听过愈描愈黑这句成语吗？”力勤希望谣言愈传愈广，愈多人知道愈好，这样绯羽就逃不掉了。

“你说的这是什么话啊！”绯羽反应很大，开玩笑，她才不要跟力勤当什么谣言中的男女主角咧！

“全球最多人说的话——华语。”力勤微笑的说。

“你……我不管！你现在就出去跟他们说你和我没交往！我们只是同事！”

绯羽揪住力勤的领带，粗暴的命令。

“哇！全医院那么多人，你要我解释到口干而死啊！”力勤有趣的看着绯羽激烈的反应。

“风力勤！”绯羽在他耳边大吼。

“你不必喊那么大声，这么近的距离，就算你轻喃，我还是听得见的。”力勤的优闲和绯羽的急怒成反比。

“你……可恶！”绯羽被他气得七窍生烟。

力勤笑了笑，手一使劲，她便落入他怀里，绯羽的双颊一下子红热起来，她不知所措，慌乱之余，只能将脸埋进力勤的胸膛，羞怯的听着他的心跳，一抹异样情愫油然而生。

力勤抬起她的下巴，黑眸不见平时的戏谑，只有真诚，气氛似有些不一样，两人就这么对望着，任那异样的情感在两人之间留连，久久无法消散。

“其实我真正想做的是让谣言成真，跟我交往好吗？”力勤低声问。

“不！”绯羽震惊地推开力勤，勉强抑住心中流窜的惶乱，挤出一丝微笑，故作轻松的说：“力勤，这不好笑。”“我是认真的。”力勤神色正经的强调，他知道她在怕什么，可他不能因为她害怕就不说，这样他们之间不会有进展的。

绯羽的心翻搅着，“不可以。”从她微颤的唇瓣中挤出来的声音是经过她刻意想伪装平静却又彻底失败的语气。

“告诉我原因。”不开玩笑时的力勤沉稳得可怕，黑眸似要看透绯羽。

不！不要透视我！不要！绯羽在心底狂喊。

“总之，不可以，和你是不可能的！”绯羽歇斯底里的咆哮。

“我要原因。”相对于绯羽的激动，力勤的冷静教人打从心里发寒。

“我不要跟你这个被人抛弃的旧鞋在一起，我才不要捡别人不要的！”绯羽口不择言，如利剑般的言语令力勤眸光一暗，幽深黑瞳耀着粼粼寒光。

绯羽话一出口就后悔了，她不该因为自卑而用话伤害无辜的力勤，她颤着手想捉住站离她不远，可是感觉上却在千万里之外的力勤，“力勤……对不起……我……”“让我静一静好吗？”力勤避开她的手，温和地笑道。

绯羽的心像被千刀万刮般痛得她泪眼迷蒙，天！她伤害了力勤，她不是故意的，“力勤……你……你听我说……”“我真的想静一静。”力勤笑容未改，但绯羽明白他在排拒她，她歉疚得不知该怎么办才好。

力勤眼底火花一闪，不看绯羽便越过她离开办公室。

“力勤……”绯羽身子一软，跪坐于地，眼眶载不住泪，晶莹的泪珠一颗颗的往下掉，她真的不是有意的，她只是想保护自己，可是，她却反过来伤害了力勤，她不是有意的……“老大，你把威士忌当开水啊！”昀樵不敢置信的望着开“酒戒”的力勤，平常他因为身为医师，所以很少过量喝酒，可是现在老大简直是把酒瓶当酒杯灌。

“我明天轮休。”力勤去了个正当理由给昀樵。

“那羽也轮休啰？明天找她来咱们家吃饭。”清扬看出不对劲，试探的说。

力勤露出个柔和的笑容，“去啊！”有问题！

清扬和昀樵及力凯对望，幸好现在只有他们三个在家，否则其它人一窝蜂的追问，那老大反而不会说。

“大哥，你怎么了？”昀樵小心翼翼的问。

力勤烦躁的拨拨额前的乱发，“没什么，被人说话的语气伤到了。”“你

跟羽吵架了？”沉默寡言的力凯问。

力勤没有多加掩饰的点点头，“这是我跟她之间的事，我希望你们别插手。”“赞成，可我们想分担你的困扰应该不为过吧？”清扬拿走他手中的威士忌道。

“除非你能教我怎么把一个人的记忆消除再装上新的记忆。”力勤苦笑一声，踩着踉跄的步伐上楼去。

他气的是绯羽的畏怯，她固执的神情一直在他脑中回荡，他以为他已经为她开了另一扇窗，怎知她仍是守着象牙塔，不肯走出来！

“我们的关心好象发挥得不是时机。”昀樵担忧的望着清扬。

“感情的事我们本来就不该插手。”清扬安抚着她。

“可是，老大和羽算是我们一手促成的啊！现在他们出了问题，我们怎么可以不管。”昀樵只知道风人院的院长情绪跌落谷底，他们这些驻院人也不会有好日子过，老大可是维紧他们的一个重要人物啊！以前他们为他们做了那么多事，操了那么多心，他们尊重他、爱他，同时也希望他能得到幸福呀！

“怎么管？”力凯冷淡的去个问题给昀樵。

昀樵茫然的盯着清扬和力凯，她也不知道，她又没谈过恋爱，怎么知道怎么解决？就像她一直不明白为何清逸会爱上皓轩那个冰块，大姊那么多年只钟情姊夫一个人。

“吃饭，吃饭，老大的事他自己会管好，我们最好等着他来向我们求救。”清扬打破僵局，提醒风家的两位大厨，吃饭时间快到了。

“全家就你最饿不得。”昀樵翻翻白眼，起身。

“馋鬼。”力凯也起身，一脸鄙夷的扔下两个字。

清扬才不介意，他已经习惯了。

只是……他的视线不由自主的看向楼上，等待风人院第三代出世的同时还可以顺便看到大哥的恋爱，挺值回票价的。

没有人收到花的表情像绯羽这么怪！一室的爱丽丝摆得整个护士站连站的地方都快没了。

“羽，这些花得罪你了吗？”艾琳笑看一脸阴霾的绯羽。

“少笑我！”绯羽冷锐的瞪眼艾琳，小心地分着花束，想摆到病房里，让病人赏心悦目一下。

这是另一种整人花招吗？就因她不愿当他的特别护士？那法恩·提诺的度量未免太小了。

没错，这些爱丽丝的赠与者就是法恩·提诺，绯羽只认识一个法恩·提诺，而且对他没好感。

“好，我不笑。”艾琳收起笑，随手拿起一朵爱丽丝把玩，记得以前有个男孩跟她说过，他最喜欢爱丽丝，以后他会送他心爱的人一堆爱丽丝，艾琳微挑眉，将这段记忆抛诸脑后。

她一本正经的看着绯羽，眼中笑意不褪，出其不意的问：“你和 ERIC 是怎么回事？”绯羽手一颤，不小心撞倒花瓶，花瓶应声倒地，碎得体无完肤，她挫败地低咒一声，蹲下身子捡拾花瓶的碎片。

艾琳一起蹲下捡，再问：“怎么一提到 ERIC 你就出差错？”绯羽一个分心，被碎片割到手指，她没好气的正视艾琳，“能不能别提他？”“哦，咱们的好好医生 ERIC 又是哪儿惹到你啦？”艾琳问，从今天绯羽都待在护士站可知，她和力勤又出问题了。

“没有。” 绯羽涩然道，心头掠过力勤的影像，他老是用一种看透她的神情望着她，让她无所适从又觉异常安全，虽然他总是喜欢捉弄她，可是，她竟然强烈的想念起他那恶劣的言行。

今天等了一整个早上他都没来，大概是不想见到她吧！她拿他的过往伤害他，他一定不会原谅她的！

绯羽的心像破了个洞，冷风不断吹袭，吹得她整个人欲振乏力，心疼难捱，她知晓是因为力勤……因为力勤？！

她愣住了，什么时候力勤对她的影响如此深？他左右了她的情绪！

她怎么让他左右了自己的情绪？天！她是不是……是不是……爱上他了？绯羽的惶恐明显到身旁的艾琳都察觉到了，她轻拍绯羽的肩，“羽，你怎么了？” 绯羽呆滞的迎向艾琳关心的眼，轻唤：“艾琳。”“我在。” 艾琳连忙握住她的手。

“我问你一个问题，你要老实回答我。” 绯羽的恐惧吓到了艾琳，她没有迟疑的点点头。

“当你不小心说话伤了朋友时，除了后悔，你还会想怎么样？”“想解释啊！” 艾琳想到的就只有这个。

“那……会不会有心隐隐作痛，觉得天塌下来的感觉？” 绯羽无助地问。

艾琳笑道：“那是跟爱人吵架之后的感觉，不是纯友谊吧？” 绯羽如遭电击，面色灰土，连唇瓣也失了血色。

她真的……真的爱上力动了……她怎能？像她这样……绯羽恐慌的想着，不行！她一定要避免这种事情发生！她要想办法避开……“羽？” 艾琳不安地凝望脸色变幻莫定的绯羽。

“艾琳，麻烦你帮我分送这些花，我有点事找护士长。” 绯羽的声音像压扁的面包般失了美味也失了生气。

艾琳皱起眉，觉得绯羽微跛的身影比平常更加不稳，她的脸色让人觉得她好似得了不治之症，怎么回事？这样的绯羽让艾琳担心。

“护士长，我答应当法恩·提诺的特别护士。” 绯羽一进办公室，劈头便说。

“啊？！” 护士长讶异的看着绯羽冰冷的容颜，近来，她已习惯绯羽带着浅笑的面容。“可是 ERIC 那儿……”“我会跟他说的。” 护士长呆了好一会儿才通：“好吧！我尊重你的决定。” 护士长虽然不明白绯羽为什么突然想要这份工作，但看她坚决的神情……“羽。” 她唤住绯羽。

“还有事吗？”“或许我不该问，但是，你和 ERIC 出了什么问题吗？” 绯羽轻笑，“我们之间没有任何问题。”“那就好。” 护士长放下心。

绯羽一出护士长的办公室便差点脚软，她睁着眼，阻止泪水的聚集。

谷绯羽，一旦决定就别后悔。她在心中叮咛自己。

力勤冷漠的听着绯羽调职的消息，听完后，他只吐出三个字。

“你很蠢。” 绯羽沉静地凝视他，无言。下一刻力勤已自办公桌后来到她面前，俯低身子紧盯着她。

“你以为逃开就能改变事实吗？”“我不懂。” 绯羽避开他的视线。

“你懂。” 力勤捉住她的臂膀，强迫她调回视线看他，“有必要为了那件意外付出那么多时间吗？”“什么？” 绯羽不由自主的往后退，但她坐在椅

子上，想退也无路可退，力勤紧迫盯人的态度令她心慌。

“你的心，你的人，你的一切一切，都被那件意外牵着走，不会累吗？尤其是我根本看不出那有什么好介意的。”力勤轻蔑的语气激怒了绯羽。

“你懂什么？我的一切都在那场意外中失去了，你还说你看不出有什么好介意的！”

如果你失去了你的手，一辈子都不能再当医生，你会不会跟我一样？”
绯羽尖苛的反问。

“会。”力勤答得干脆，他眯起眸子，危险至极的睨着她，“前提是医生这个职业是我所喜爱、感兴趣的，因为有兴趣，才会付出那么多心力。那你呢？你有没有问过自己，你是真的喜欢芭蕾吗？喜欢到愿意为它付出一切也不在乎吗？我想是没有，你可悲的依着你母亲的意识行动，说难听点你根本就是個傀儡……”“不要说了！”绯羽捂住自己的耳朵，阻止力勤的话入侵内心，但力勤拉下她的手，继续说下去。

“而当这个意外发生时，你承受了你父母亲的怒火和转变，因而认为是这个意外毁了你的一生，沉浸在自怨自哀中，拒绝任何人的援手，以为自己是世界上最悲惨的人。

你有没有看过非洲那些饿得半死，可是仍然苟延残喘下去的人？有没有看过那些因为各种原因而使身体受到伤害的人还是活了过来，而且活得比任何人都有自信？你比这些人都还不如！该死！你为什么不走出来？你就这么甘于受它支配吗？”力勤连珠炮似的吼着，他恨不得将绯羽的脑袋敲开来看看她的脑子有什么问题！她竟然想逃避！这个懦夫！

绯羽抑住心头的震撼，咬牙道：“我只是想换个工作环境，跟你所说的完全没关系。”力勤想掐死她，却挑眉讥刺道：“看不出来你这么求上进，懂得往高处爬。”绯羽被他讽刺得想掉头离开，可是她不能，她只能坐在这儿任他的话一字一句化为利刃割痛她的心。

“我只是累了。”她合上眼，强忍着掉泪的冲动道。

危险的笑容在力勤完美的层线漾开来，眸里迸发的是火一般的光芒。

他站得离她远远的，强迫自己冷静下来再开口，“是因为我跟你提出要交往的事吗？”她对他当真一点感情也没有？力勤涩然想着。

“我只是累了。”绯羽重复，低着头不敢看他，深怕自己不小心泄漏了感情。“只是想换工作环境，如此而已。”气氛有那么片刻的凝滞，良久，力勤才道：“既然如此，你走吧！”他的声音像半个月没睡觉一样疲累。

成功了！可是她听到自己心碎的声音。

“明天会有人来接替我。”她强迫自己说完结尾。

力勤阴郁地看了下绯羽，没有接话，径自收拾好物品往急诊室走去。

高大的背影看来阴鸷，绯羽的泪再也忍不住。

刺骨的痛楚急袭向她……

法恩讶异的挑眉，看着绯羽捧着他送的爱丽丝走进病房。

她面无表情的将爱丽丝插进花瓶，见着他讶然的表情只适：“我是你的特别护士。”法恩沉默半晌才开口，“你不是回绝了？”“如果你不想我照顾你，我可以离开。”绯羽冷淡的看着他，淡漠的说。

“我只是有点讶异。”法恩的态度谨慎了起来，此刻的绯羽跟资料上说的完全一样。

是什么改变了她？难不成……她跟那个医生吵架了？他看向她的脚，眼中闪过一丝光芒，再看着她冰冷的容颜，微皱眉。

“你不喜欢花？”他找着话题。

“我喜不喜欢不关你的事。”绯羽心中难以克抑的浮现力勤家墙壁上的那片向日葵花田。

法恩轻笑，“你对人的戒心很重。”“不关你的事。”绯羽瞪眼法恩，多话！

面对她的敌意，他只是微笑，直截了当的问：“因为你的脚吗？”绯羽脸色一变，想起的却是力勤，而非那场意外，这让她思及她为了自己的脚而拒绝力勤，排斥他。

不要再想了！你会愈陷愈深的！

她清清喉咙，拿起针筒，推出些许药水后，拉起法恩的袖子，拿酒精棉花消毒他的臂膀，将针刺进去。

技术很好，但法恩觉得绯羽把他当成木偶，这种感觉不好受。

“你不能通知我一声要打针了吗？”他忍不住问。

“你眼睛瞎了，没看到我拿针筒吗？”绯羽冷讽。

法恩说不话来，看来，他得花点时间去适应她。

这是他应得的……

7

风清扬一双眼自进餐厅以来，就没离开过风力勤，看着他无精打采的点菜、不耐烦的喝着开胃酒、心浮气躁的用餐……然后他笑了，笑得很有魅力。

力勤放下刀叉，皱眉看着大弟的怪笑，“你有病是不是？”“不。”清扬摇摇头，“我在想羽的能耐很高。”提到绯羽，力勤的眉皱得更紧，神色明显不悦，“什么意思？”“我说……”清扬隐去话尾，啜口红酒才道：“既然喜欢她，为何一个人烦恼呢？”“你以为我没试过吗？”力勤单独约清扬出来是有原因的，至少，他不像其它住院人一样过火地担心他，还保持着一点理性。

清扬注视着他，“她不会是被你的告白吓跑了吧？”“我才要她跟我交往，她就如惊弓之鸟般逃离我，好似我是什么猛兽，会吃了她似的。”力勤咬牙切齿的道。

“你是真的爱她吧？”清扬笑望大哥有些失控的情绪。

“不爱她，我跟她浪费那么多宝贵时间做什么？纯绊娱乐吗？”力勤瞪着他，却露出个温和的笑容。

“你忘了爱瑞莎？”清扬的视线落到力勤背后的某一定点。

“没有。”力勤干脆的回答，“我的记忆力一直很好，脑容量没有挤到非把她忘了不可。”“情感呢？”“对一个没爱也没有恨的人谈什么情感？”力勤淡然地道。

很久以前他就已经发觉自己对爱瑞莎一点感情也没有，否则，爱瑞莎不会以他过于温柔无趣为分手的理由，他根本不爱她，不信任她，才会一直

戴着那张“好好先生”的面具跟她交往。不过，他倒是要感谢爱瑞莎教了他一课，让他在面对女人时，可以看清她潜在的另一面。

力勤发觉清扬的视线不在他身上，遂循着他的视线看去，什么都没有啊！“你在看什么？”“他在看我。”一名带笑的东方男子径自入座。

“星衍，什么时候回来的？”力勤露出欢迎的笑容。

“今天，本来我是想在法国再多留一会儿的啦！陪陪那些法国宝贝，可是，君樵的宝宝吸引力远大过那些漂亮宝贝，而且，听说老大你最近情绪不太稳定哟！”简而言之，星衍这么大老远赶回来是为了看戏。

“多谢关心。”力勤没好气的道谢。

“你真的病得很严重。”星衍煞有其事，一副他才是医生的样子。

“那请问宋医师有何高见？”力勤笑问，眸里跳跃着火花。

“这个嘛……送花吧！女孩子都很喜欢花的。”星衍认真的建议。

当然，也不是每个女孩子都喜欢花，有花粉过敏症的昀樵就封在敬谢不敏；清逸的话，送她模型或是建筑方面的物品她会更高兴；至于君樵只对她的计算机有兴趣，拿新的软硬件来诱惑她会比较有效用。

“花？”力勤蹙眉，由于风人院的三名女性驻院人封在一点兴趣也没有，使他很怀疑送花会有用。

“应该会有点效用吧！”清扬也不是十分肯定绯羽会不会接受，他可是见识过昀樵的花粉过敏症发作时打喷嚏可以打上两个小时的可怕情状。

上天保佑绯羽没有花粉过敏症。

“我……我试试看好了。”力勤硬着头皮道，每次她来风人院，都会在屋前看那片向日葵花田的画好久，就送向日葵好了。

几天不见，他疯狂的想念绯羽，虽然接替的艾琳也很好，偶尔还可由她口中得知一些绯羽的消息，可他无法克制心中泛滥的思念。

不知她是否同他一样想念着他？

“谷绯羽小姐吗？”一名捧着一来包装优雅的向日葵的花店送货员站在绯羽面前问道。

“我是。”绯羽点点头，证实自己的身分。

“您的花。”他将手中的花束移交给绯羽，取出一张收据，“请在这儿签名。”绯羽略带疑惑的签完名，法恩·提诺那家伙只送爱丽丝，好似全世界只有爱丽丝这种花好看，这应该不是他送的。“请问，订花的人长什么样子？”“是一位非常有礼的绅士。祝您愉快。”送货员回答完，微举帽即离开。

绯羽记忆中没有男人可以被当成绅士，除了一个人，那个人一肚子坏水，外表上却是人人称赞的绅士，绯羽心一痛，不可能是他的，他怎么可能在生那么大的气之后又送花给她呢？是她亲手切断了他们之间的联紧，只怕他对她已经失望透顶。

她取出夹放在中的卡片，上面只有寥寥数语，没有署名，可那苍劲有力的中文字却令绯羽差点站不住脚。

希望看在向日葵的面子上，共进午餐。

是力勤！怎么会？绯羽艰涩的呼吸着，为什么？她不值得啊！为什么不放弃……“羽，你没事吧？”刚进护士站的艾琳差点撞到绯羽，再定眼一看，她根本在发愣。

艾琳举手在她面前晃了三下，口中念念有词，“可怜的羽，起床啰！别

再呆呆的跟石像一样。” 绯羽回过神，正好听见艾琳说的话，连忙挥开她的手，有气无力的说：“艾琳，别闹了。” 但艾琳的注意力已被绯羽手中的向日葵“号召”去了，“哇！羽，你真有花福耶！”

一天到晚有人送你爱丽丝不说，现在还有向日葵！”“别碰！” 绯羽连忙护着向日葵，不让艾琳“摧花”，这态度引起了她的好奇心。

“看来，你最在意的是向日葵，哦，该说是送向日葵的主人，对吧？” 绯羽面露赧色，低头不语。

“别害羞了，哪天介绍给我认识？” 艾琳明知故问，能让绯羽的冰山脸变色的，只有力勤，别无他人，向日葵百分之百是他送的。

绯羽猛然抬头，原本的娇赧不复见，她冷冷的说：“你不会有机会看到他的。”“羽？” 艾琳偏头看着绯羽将在连同卡片丢进垃圾筒，不禁同情起力勤来。

“我该去做事了。” 绯羽拿了外套便离去。

“她非常狼心。” 艾琳对着垃圾筒内的向日葵说。

这是一家洋溢着温馨气息的餐厅，当终于被力勤的向日葵攻势烦很受不了的绯羽一踏进餐厅时，怒气立即消去大半。

在侍者领着她来到力勤所在的位置后，另一半的怒气也被带走了。

力勤累趴在桌上睡着，绯羽这才想起他昨晚替一个长有脑瘤的病患做切除肿瘤的手术，历时十八小时，是个成功的手术，而他连好好休息一下都没有就来这儿等她？绯羽不禁为他心疼起来。

她悄然坐至他对面的座位，觉得他变瘦了，很忙吗？正在想的当口，绯羽发现力勤已经醒来，灼热的目光似要吞噬她，她无处可避，只有试图伪装。“你这么做……” 话没说完，她的眼前出现一束状似铃兰的花，“这……这是……”“君影草，花店的小姐告诉我，它的花语是：幸福会回来。英德法的人称它为五月花，据说在法国，五月一日送一束君影草，收到的人会有幸运来到，虽然时间地点不合，但它长得挺讨喜的。” 力勤替无法成言的绯羽接话。

“你怎么知道我今天会来？” 绯羽压下腹中的翻腾，淡然地问。

“我不知道。只是今天心血来潮便买了它，看来，倒真有几分开信性。” 绯羽辩解，“我今天来是为了……”“我知道，看在向日葵的面子上。” 他举高手招来侍者。

“我……” 绯羽的话再度被打断。

“你想吃些什么？他们的商业午餐不错。” 他热忱地介绍着。

绯羽翻翻白眼，跟着点餐之后不耐烦的问：“你到底有何目的？”“追求你啊！” 力勤明人不说暗话，直截了当、不拐弯抹角的坦承。

“我记得我拒绝过你。” 绕来绕去依旧是绯羽一直逃避的话题。

“我并不打算这么快放弃。” 力勤凝望着绯羽，眸里有着久别重逢的喜悦，还有炽热的浓情。

“我不是你该追求的人。” 绯羽试图硬起心肠再次拒绝，可她吐出的话语竟是如此的无奈。

“你倒是说说我该追求什么样的人？” 力勤不动声色的反问。

“一个跟你拥有同等天分的人。” 绯羽随意扯着。

“天才也是人，也要吃喝拉撒，你看过哪个号称天才的人不用吃饭、不

上厕所，麻烦介绍给我好好认识一下。”力勤轻讽。

绯羽挫败的叹口气，“你要怎样才肯放过我？”“我只是要你替我介绍一下，应该不难才对。”力勤歪曲她的话。

“我说的不是这个！”绯羽佩服力勤的耐性和口才，他应该去当律师。

他轻笑出声，自嘲似的说：“从未捉住你，何来放过之言？”绯羽心一动，软弱的恳求，“算我求你，离我远一点好不好？让我安静的过日子。”“我也想。”若非你偷了我的心，我不会在这儿跟你耗费唇舌。

“我是个瘸子！你别再拿我开玩笑！”绯羽顾不得是在大庭广众之下，忍不住放大音量。

“你只是微跛。”力勤看过绯羽的病历和X光片，她的脚根本没那么严重，只怕是当时医生太快下定论，致使她连脚也跟着微跛，若当时医生仔细地检查、动手术的话，绯羽的脚有复原的希望。“动手术说不定会好。”“少说笑话！这十年来我看过的医生比你吃过的饭还多，每个都说没希望，难道你比较特别？”绯羽防卫的反击。

“我不想跟你辩，如果真有这个机会，你会试吗？”看来得使她的脚恢复正常才有可能解开她的心结。

“不需要。”她断然回绝，没有希望的事，别期盼会有奇迹发生。

力勤轻皱下眉，他该生气绯羽将他的心弃之如敝屣的，不止，他想掐死她！但理智横隔在怒涛之前，表现在外的，只有皱眉。

“你又来了。”他露出个阴冷的表情。

绯羽就知道他没那么好打发。

“是你带我来的。”她学力勤故意曲解话意。

“你知道我指的是什么。”力勤优雅的喝口餐后点的咖啡。

绯羽强忍着侵入他怀里大哭一场的念头，受不了的低喊：“你能不能别来招惹我？”“我关心……”“不用你关心！”“我不希望你……”“离我远点！”绯羽近乎歇斯底里的低声咆哮。

“绯……”“别说了，好吗？我不想跟我以前的上司讨论我的脚的复原情形！”绯羽这一击够力道，着实刺伤力勤。

以前的上司？她只拿他当以前的上司？力勤稳下汹涌的怒焰，冷冰冰地道：“抱歉占用你的时间。”他招来侍者，付完帐后离开，扔下绯羽一人。

绯羽闭闭眼，为自己的冷酷干了手上的咖啡，杯中咖啡饮完，代之的是不停落下的泪……

“你最近很没精神。”法恩·提诺突然冒出这句话，打破沉寂。

此刻，绯羽正推着他在花园中散步。

“跟你有关系吗？”绯羽不冷不热的问。

“当然。我的特别看护都脸色不佳了，我这病人的健康不是更糟？”绯羽失笑，“什么歪理。”“头一次看你笑，可以当奇迹了！”法恩逗趣的表情令绯羽微笑。

“不好意思，特别护士竟然要病人来逗她开心。”“病人也希望特别护士能开心起来。”法恩关注地望着绯羽明显睡眠不足的容颜。

“我很开心。”绯羽冷笑，将法恩的好意挡在心门外头。

“跟我说话需要武装吗？”法恩很好奇她跟力勤说话时的态度，听说他们现在不相往来，以前他们在一起时可是合作愉快。

“当你想越过界线时就必须。”“那 ERIC . 风呢？他是不是早已越过界线？”法恩一针见血的问。

绯羽狠狠瞪他一眼，不语。这人很讨厌，说话未免太直接了吧？“不说话，就是默认。”“提诺先生，我只是你的特别护士，不是你的女儿，你不需要管那么多！”绯羽厌恶的睨着法恩，像头受伤仍想维持尊严的狮子。

“看来只有他才能令你卸下面具，收起棱角。”他面对失去理智的绯羽下定论。

绯羽愣了愣，心头掠过一道名为哀伤的感觉，她重拾冷淡，保持沉默，不想再让法恩牵着她的鼻子走。

法恩观察她好一会儿才说：“既然爱他，何苦折磨自己？”绯羽心一凛，推轮椅把手的手劲加重。

“我爱谁？”她漠然地瞪着法恩，希望他下阿鼻地狱去受极刑。

法恩因她这掩耳盗铃的态度感到好笑，“ERIC . 风，或者，该叫他风力勤。”绯羽脸色死白，有着被看透心事的恼火，“我不爱他。”“那又何必躲他？”法恩指的是她为了逃避力勤而答允做他的特别护士。

“我没躲他，我只是……”绯羽无法再辩驳下去，突然意识到自己过于激动，遂板起脸孔，“你管我有没有躲他！”“套句中国俗语，你现在叫‘恼羞成怒’。”法恩眼前浮现另一名女子的模样，他甩甩头将她抛出思绪之外，现在先解决绯羽的事才是最重要的。

他找了她快十年，以前没有能力，现在他有能力，他一定要尽全力弥补他以前……“法恩 . 提诺！我不需要你来提醒我怎么面对我自己！”绯羽忿忿的吼着，天！她招谁惹谁？“你显然需要。”法恩平静的开口，“面对自己真实的心情有这么难吗？难道只因为你的脚……”“别提我的脚！”绯羽的寒冷口吻，足以冰冻整片花园，“你还想逛吗？”望着她良久，法恩终于道：“送我回房去吧！”

美得无瑕的晚霞倒映在坐在屋前廊道上的绯羽瞳底。

法恩 . 提诺挺有人性的放了情绪被他搞得糟到谷底的绯羽一天假，她无事可做，只好先花了一上午清理房子，下午就坐在这儿望着天空发呆。

记得第一次到风人院去时，天空也是……绯羽甩甩头，倏然睁大眼望着马路旁在散步的一对夫妇，那女的大腹便便，看来快生了，而男的则小心的搀扶着她，好似她是会碎掉的玻璃，他们是……君樵和颖豪！

绯羽冲动的差点出声叫住他们，随即想到她和力勤……因而黯然地低下头。

“羽？”颖豪率先发现绯羽，进而叫出声，“君樵，是羽。”君樵顺着他所指的方向望去，露出个笑容，朝绯羽挥挥手，“羽！”绯羽没有料到他们会是这样的反应，不由得放下心，回以一笑，“你们散步？”“嗯。”君樵打量着绯羽，看来她没比老大好多少。

好好的，为什么要弄成这样呢？不过君樵可以了解绯羽的矛盾心理。

“要不要进来坐坐？”绯羽提出邀请。

“好啊！”君樵朝颖豪点头，颖豪没有意见。

他们一进屋，便随意浏览。

“你们坐一下，我去替你们泡茶。”绯羽细心的给颖豪香片，给君樵牛奶。

“羽真细心。”君樵本来以茶和咖啡为主食，已经好一段时间没喝到这些饮料了。

绯羽笑了笑，“你快生了吧？”“就在这一、两天。”君樵抚着肚子，和丈夫相视而笑。

“那你怎么还不去医院待产呢？这样多危险！”绯羽讶叫，眼里写满关心。

“我也是这么说，可是她死都不肯去。”颖豪很高兴找到同伴。

“急什么？孩子又不会因为我不去医院而提早来到啊！”君樵嘟起嘴，虽得孩子气。

“瞧你们一个个担心的样子，羽，你知道吗？清扬和力凯还差点要联手绑我到医院待产！”

一群有外甥没姊姊的人！”绯羽有趣她笑了，“那是因为他们关心你啊！而且万一有什么突发状况，在医院也比较来得及应付啊！”“可是医院的伙食好差！”君樵说出她不想待在医院的最大原因。

“你就会吃。”颖豪失笑，无奈的点点妻子的鼻尖。

“民以食为天，你看过哪个人不吃东西可以活的？”君樵驳斥。

“咱们伟大的如来佛祖大人。”颖豪没那么容易被君樵辩倒。

绯羽看着他们一来一往，不禁笑出声，一脸羡慕，“好了，你们不会想演出全武行吧？”“对了，羽，你最近都没来风人院，我们很想念你呢！”君樵话锋一转，转到绯羽身上。

绯羽神色一僵，不自然地拨拨额前的发丝，“我最近……忙一点……”

“也没有忙到不能搭老大的便车来看我们一下啊！”君樵轻易地截断绯羽好不容易才想出来的理由。

“我跟他的值班时间都错开了，没办法配合。”绯羽挤出个看来正常的笑容。

君樵轻皱下眉，觉得肚子突然有点痛，但一下子又恢复正常。

最近好象有很多人喜欢问起她和力勤的情况，绯羽有种应接不暇的无力感。

“羽，你是不是讨厌我哥？”君樵忽然问。

绯羽下意识的摇头，“没有啊！”“那你是不是被他的个性吓到了？”君樵皱紧眉，肚子被宝宝重重的踢了下，好痛！

“没有啊！”绯羽再次摇头，不想说谎。

“那你是嫌他的个性不好啰？”君樵倒吸口气，再问，忍过一波痛楚，开始意识到她可能是要生了。

“他的个性没什么不好的。”绯羽几近呢喃地答道。

“那你为什么……嗯……”君樵没办法问完话，捉着颖豪的手劲加大。

“君樵？！你怎么了？”颖豪大为紧张的拥着君樵，慌乱的问着。

“我……”君樵咬牙撑过痛苦，捧着肚子，大口大口的吸气。

“她要生了！”绯羽大叫。

“啊？！”颖豪脑中顿时一片空白，先前所学的完全无法发挥出来，望着妻子痛苦的模样，他怎么想就是想不出应对的方法。“君……君樵……”“颖豪，你去车库开车。”绯羽丢车钥匙给颖豪，要他去开车子，“在右边。”“哦！”颖豪如梦初醒，连忙行动。

“颖……”君樵的手在空中挥着，绯羽连忙上前握住，“不要紧张，听我命令，深呼吸，吸，吐，吸，吐……对，很好。”“小嫂子，我……车……”颖豪冲进屋子，见着君樵忍痛的模样，觉得自己的肚子也跟着疼了起来。

“过来抱她上车，放后座，等我一下。”绯羽冷静的命令，进房拿了件毛

毯出来盖在君樵身上，“走吧！”颖豪急得连怎么开车都忘了，慌得手脚无措。

“不要紧的，颖豪，我来开车，你去后面。”绯羽安抚他。

“谢……”颖豪挤不出任何笑容，他的心情正随着怀里的君樵起伏，“君樵……怎么办……”“呼吸！”绯羽赶紧将他们俩送上车，自己发动车子，一边发令道：“颖豪，叫君樵大口呼吸，不要断了！”“君樵，听到没有，小嫂子说呼吸。”颖豪紧握着君樵的手，柔声道，一边跟着大力呼吸。

君樵再也忍不住痛，大叫一声，“颖豪……颖豪……我不要生了……啊……”“君樵……不会有事的……你……”颖豪心焦的只能重复这些无意义的话。

车子“吱！”的一声停在医院急诊室前，绯羽大力的按喇叭，几个护士和医生连忙跑出来将君樵送进分娩室。

8

风家人或坐或站地守在分娩室门口，个个面带忧色，在这片沉寂中，杵樵起身拥住从头到尾一直陪着他们的绯羽。

“谢谢你，小嫂子。要是没有你在，我们都不知道该怎么办。”“我只是凑巧遇到而已。”绯羽阻止自己的目光飘向力勤所站的位置，乱瞄之余发现星衍的存在，她以前没见过他。

杵樵发现绯羽的视线落在星衍身上，自动地替他们介绍，“宋星衍，皓轩的好朋友；谷绯羽，我们未来的嫂子。”“亲爱的嫂子！”星衍夸张的惊叫，举起她的手就唇，“你好，敝姓宋，宋星衍，以后咱们就是一家人了，别客气，别客气。”“少来！”清扬手臂一勾，勾住星衍的颈子，将他整个人拉离绯羽。“这家伙唯恐天下不乱，你一定要小心他的言行举止，都是有目的的。”“清扬，就算是事实，我也不怕你说，我这个人最诚实可靠纯真善良……”星衍哈哈大笑，任清扬捉着。

“再怎么诚实可靠也没我来得迷人。”清扬和星衍一起笑。“是吧？小嫂子。”绯羽默不作声，只回以笑容，她知道清扬是风家人中最爱闹的一个，这个宋星衍看来是同类型的人。

“小嫂子，等大姊生完孩子，来一趟我们家吧！我们都很想你。”清逸也上前勾住她的臂弯，笑道。

“我……”绯羽迟疑着，不想伤他们的心，在他们面前她总是便不起心肠。

“大哥，你说服小嫂子来家里玩嘛！”清逸一溜烟的跑到力勤身边摇着他的手撒娇绯羽转过头去看力勤，对上他冷而淡漠的眼神，怔忡半晌，说不出任何话。

长廊仿佛只剩下他们俩，静得连水管漏水的声音都隐约可闻。

不知过了多久，她听见力勤开口说：“来玩嘛！他们都很想念你。”像是石头缝里蹦出来般僵硬，说明了他的不甘愿，她能说些什么呢？是她造成的啊！

她三番两次伤他，他会有这种反应也是很正常的啊！

只是……眼眶发热和视线的蒙眬说明了她的在意，她非常在乎！

绯羽推开原本围在她身旁的风家人，跑了出去。

“大哥，去追啊！”清逸推推仍在原地的力勤。

“为什么？”力勤一脸冰霜，看来是不打算追出去。

“去吧！别错失良机。”皓轩拍拍他僵挺的肩，鼓励道。

力勤望眼弟妹们，摇摇头，他不想再对绯羽宽容，这次他要她自己来找他。

其它人互视一眼，昀樵正想上前再劝力勤去追绯羽时，力凯阻止了她。

“力凯？”“老大是对的，不这样做，羽永远都不会站起来。”力凯淡然道，拨拨额前的乱发，想拉拉蓄留的长发时，才发觉头发早已剪短，他无所谓地放下手，盯着显然不同意的昀樵。

“可是……”昀樵的辩解因星衍拉住她而逸去。“星衍？”“我赞同，她会回头的，我保证，因为她比皓轩有教，而皓轩都可以走出来了，相信她不会待在壳里太久的。”星衍笑道，定下昀樵的心。

此时，分娩室的红灯熄灭了，医生和抱着婴儿的护士一同出现。

颖豪头一个冲上前去，俊脸布满急慌。

“母女平安。”医生喜孜孜的报喜，“你可以进去看你太太了。”颖豪没有迟疑的冲进产房。

其余的风家人暂时抛下力勤和绯羽的事，连忙蜂拥而上细瞧他们的外甥女……

“我是不是错了？”绯羽无趣的踢着浪花，神情萧索。

“如果我是 ERIC，才不会端着热脸去应和你的冷脸！你呀！真该洗洗脑袋。”艾琳脱下鞋子，走在沙滩上，让海浪冲击着她的脚。

“我知道我很过分，可是我……”“可是你觉得他不应该关心你，不应该跟你交往，不应该爱你，所以你武装起自己，拚命伤害他。”艾琳有些受不了，她明白是以前的遭遇使绯羽变得不敢爱、不敢接受任何人的关心，可是让她生气的是绯羽根本不愿意去尝试，在有人使劲的想拉她一把面对一切时，她却拚命往壳里缩，自怨自艾自己的过往。

“艾琳……”绯羽知道她这次做得很糟，力勤并未拿出一贯的耐心来待她，从那天他冷淡的表情便知他对她已经完全死了心。

“干嘛？”艾琳瞪着她。

“帮帮我吧！”绯羽恳求，她慌得眼泪都快夺眶而出。

“好。”艾琳爽快的答应。“你是要我绑架他呢？还是拿刀把他架到你面前？”“艾琳！”“你的目的不是疏远他吗？现在你已经达到你的目的了，何必再见他？”艾琳为力勤抱不平。

“艾琳！”“叫也没用，你太辜负他了，连我都看不过去。我认为你错得很彻底。”“艾琳……”“你活在残缺的世界里，是他把你拉出来的，先不管他的方法是对是错，他的确开导了你，可是你把他推开，他一而再、再而三的告诉你，你所在乎的他并不在乎，他不介意，但你仍固执的躲在你认为安全的世界里。你让你的脚、你的父母、你的男友蒙蔽了你的眼还有心，你认为对他好的事，事实上才是最伤他的，你好自私。”艾琳一口气说完她要说的，看着被她说到目瞪口呆的绯羽，艾琳轻叹口气抱住她的肩，“你自己好好想想，你和 ERIC 真的那么不合适吗？你和他在一起真的那么不快乐吗？”

绯羽望着海面，怔忡出神。

自私？她是自私又任性，从不顾别人是否会因她这般的任性而受伤害，但她怎么宽大得起来？她是爱力勤的，他关心她，爱捉弄她，教她老是忘了摆张冷脸，让她开怀大笑，他改变了她！

艾琳的话敲醒了绯羽，她觉得自己像做错事的小孩，满心歉疚的等待着惩罚却没人罚她一样的惶然不安。

“你的心情很低落。”法恩下定论，放了一天假，又旷班一天的绯羽回到工作岗位，心情不见好转，反而更加阴郁。

绯羽将针插入药瓶，往后拉到定点，把药瓶拿开，试压一下，让针头喷出些许药水后，才拿酒精棉往法恩左手臂擦一下，准确无偏的将针插进血管，再拔出，用另一块酒精棉用力压被针孔过的地方。

“你不能温柔一点吗？”她今天的情绪极度不稳定，好似火山要爆发前的模样。法恩暗自想道。

“早在雇用我之前，你就该知道我不是个温柔的护士。”绯羽假笑道。

“羽，你是不是和风酱生发生了什么事？”只有风力勤能让绯羽产生情绪变化。

绯羽一反平常的剑拔弩张，苦笑道：“我好象什么事都瞒不过别人。”

“愿意说来听听吗？”法恩温和而诚恳地问道。

“我……我很自私，力勤在我的努力下终于不再理我，可是我开始觉得焦虑，这才发现我有多傻，我做错了……艾琳说我活在残缺的世界里，说我只顾自己不顾别人，说我活该……对，我是活该，我不该一味地排拒力勤，现在我后悔也无济于事，我是自作自受……”绯羽一古脑儿将她的委屈向法恩倾吐，没去多想法恩为何这么关心她，她只想找个人好好倾吐。

法恩抽张面纸递给她，轻声道：“你应该改变你自己。”“然后让自己受更重的伤？”她的表情写着“别想”两个字。

“或许你没你想象中那么爱风力勤，连一点冒险的勇气也没有，你还敢说你是爱他的？”法恩盯着绯羽刹那间粉碎的冰颜。

“我……”绯羽找不到话应对，黑眸直瞅着法恩，无所依凭的呢喃：“我是害怕……我是没有自信……”“每个人都会有跌倒的时候，如果无法站起来，就是永远的失败者。我想，他应该告诉过你，或者以行动来扶持你，你却推开他。”为什么法恩和艾琳说的话都一样？她真是如此？“以前曾有人跟我说过，如果想脱离在过往中挣扎的痛苦，最好的方法就是面对它，逃避只会加深痛苦，不会减轻痛苦。”法恩眸里有着回忆的光芒，当年他无法做到，但现在他来了，他鼓起所有的勇气来面对他的“过去”。

“你到底是谁？”绯羽觉得他根本不像病人。

“我是大富翁法恩·提诺。”他打趣，明白这是警报解除的讯号。

绯羽轻柔地笑了，“谢谢你。”“该谢的是风力勤，没有他，我是不会有机会说这番话的。”绯羽眼神一黯，怅然入侵眼底，占据她的心房，久久无法消散……

“羽，不好了！”艾琳捉着绯羽焦急的大叫。

“怎么了？”绯羽拍拍艾琳，试图让她冷静下来。

“ERIC……ERIC……他……他……”“力勤怎么了？”艾琳话没说完，绯羽就反应激烈的摇着她，急切地想得知答案。

“他出车祸被送来医院……”“啊？！”绯羽身子一僵，紧捉着艾琳的力道骤然消失，话没听完就跌跌撞撞的冲往急诊室。

“我话都还没说完，你急个什么劲呀！”有别于这才的慌张，艾琳脸上浮现一抹优闲的笑容，“ERIC只是右肩撞伤脱臼，额头有点擦伤，不碍事的！”她要是再不帮帮这两个非常被动的人，不知道何年何月方可以见到他们和好如初。

艾琳偷笑出声，去做她的事啰！

而狂奔离去的绯羽在急诊室一张张的病床上找寻力勤的身影，终于，在靠近里头的病床上找到正在跟为他包扎的医生谈话的力勤。

两人相视无言。

“MISS谷，你来得正好，帮我替ERIC包扎好，我去看看三号床的病人。”那名医生将手中的绷带交给绯羽便走开了。

绯羽避开力勤的注视，低着头替他包扎伤口，由于是肩膀受伤，所以力勤裸着上身，她不由得红了脸，连拿绷带的手部有点轻颤，可是她不敢看力勤，深怕对上他冷漠的眼，让自己难过。

“好了。”她小声的说，收拾好东西就想走，但力勤拉住她，她整个人一震，僵在原地不敢动。

力勤见状，轻叹口气以舒缓因绯羽的举动而发疼的心，“我头上还有伤。”绯羽一听，马上转身替力勤包扎他头上的伤，她难过地经触伤口，哑着声音问：“怎么撞的？”她关心他？力勤微微一愣，为她语间的心疼感到喜悦，“有几个小鬼从后头撞我的车子。”绯羽呼吸一窒，再也抑不住满腔的心疼，“怎么会？”“他们大概是觉得我的车子太好看而碍到他们的眼吧！”力勤不介意地笑笑，反正那些小伙子现在全部躺在他们的车子里等着警方将他们送入狱。

“你还有心思开玩笑！万一他们把你撞得更严重怎么办？”绯羽忍不住忧心的责骂。

“那等我好了以后，他们全都得住上比我长一倍时间的医院，再加上十几年的牢饭。”力勤笑道，依他的能耐，若非他最近的精神不够集中，只怕那些小鬼连头发也无法伤到他。

对啊！力勤的身手很俐落的。绯羽猛然惊觉自己的担忧是多余的，“我包扎好了。”“谢谢。”力勤见她将关怀隐藏起来，也跟着敛起笑意，正经疏远地道谢。

“不客气。”绯羽哽咽回道，力勤就近在咫尺，她却无法说出任何话语来挽回他们之间的关系，她觉得自己好没用。

“可以麻烦你帮我穿一下衣服，再帮我固定右手臂吗？”力勤轻问，觉得绯羽似乎哭了，唉！他多想就这么抱住她，不让她跑走。

“好。”绯羽小心地替力勤穿好衣服，无可避免地贴上他的胸膛，她勉强压抑下抱住他的冲动，为他扣上扣子，再拿三角巾把他的右手固定住，一切妥当的下一刻，她人已在力勤怀里，她低声惊呼，却没有反抗的意愿。

她枕着他的胸膛，聆听他急速的心跳，抬首望进他那双深黑温柔的眼眸，有股泪意急冲上来，她来不及遏止，只好推开他，跑开。

力勤低头盯着自己伸出的手，难道再一次任她自身边跑开？不！他的心狂喊着，跟着追出去。

绯羽没跑几步路就被力勤追上。

力勤一把拉住她，她挣扎着，一路让他带到隐密处。

“放开……”“别胡闹了！”力勤喝住绯羽，“话我只说一次，听不听随你。”绯羽无言地望着力勤，看着他暴躁的发脾气。

“你躲我躲得还不够吗？是不是要我们其中一人离开医院，这样的迷藏才可以结束？回答我，别默不作声。”力勤霸道地吼着。

“我没有这个意思。”绯羽讷讷地呢喃。

“那你是什么意思？只准你伤人，不准我回敬吗？你知道我被你伤得体无完肤吗？你享受伤人的快乐之后，我才小小回敬一下，你就受不了了，嗯？”力勤抬起她低垂的容颜，眸子锁着她，不让她有机会逃开。

“我没有这个意思……”绯羽哽咽，她无意伤力勤，真的。

“该死的自怨自艾情结！去他的！”力勤咒骂完后，不容绯羽挣扎反抗地吻住她的唇，舌长驱直入，完全不给她反应的时间。

绯羽被他吻得脑中一片空白，仅存的只有他。

力勤抬起左手，以指尖描绘着她的唇形，低柔地道：“都是你，都是你，都是你，搞得我的生活一团乱，拿走了我的心，在我抛却过往向你告白时，你却狠狠地、接二连三地刺伤我，你害怕，难道我不害怕吗？你自卑，我的心从来没停止为你痛过，为什么你还要这么退缩，为什么不给自己一个机会！”绯羽凝望着力勤，再也抑不住满心奔腾的爱意，她抱住力勤，“你太好了，我没有自信捉住你啊！我承认我很自私，我只顾着保护自己，武装自己，忽略了我以外的人事物。我发现我爱上你了，天知道我有多害怕，我无法向你明说，只好以犀利的言语伤你。

我希望你别接近我，别让我走出多年来我安住的城堡，因为我真的好害怕，一旦我走出来，我所依靠的你跟那些人一样又离我而去，那时我该怎么办？我不要被抛弃啊！

我的出生没有人欢迎，曾经我以为待我最好的母亲原来只当我是工具，我没有人要！

我不要再面对这样的情况！永远都不要！可是我爱上你的事实依旧未改，我的心不断的谴责我这样伤害你，对不起，对不起……”力勤捧着她的脸，大拇指温柔地帮她拭泪，慑人心魄的黑眸凝睇着她，心疼地吻去她的歉语，“别再说了，乖。”“不。”绯羽拉下力勤的手，用自己的手包握住，“我要谢谢你让我看清了这个世界，让我再次开怀，为我开了另一扇窗，我爱你，我再也不要伪装了！我爱你……”力勤不敢置信的盯着绯羽，以乎觉得自己刚刚听到的话是幻想，“真的吗？”绯羽一听反而退却的想睁开他，却被力勤捉得死紧，他唇际绽开个笑容，将她拉近自己，两个人几乎无缝隙的贴合。

“我、爱、你。”力勤一吻一字地烙下爱语，眸里的笑意昭然若揭。“我爱你，你再也不能逃离我，我爱你。”“力……力……力勤……”绯羽结结巴巴的，几乎不成音，眸里装的尽是赧意，颤抖的唇不由自主的响应力勤的吻。

“嗯？”他留连着柔软芳唇，漫不经心的应着。

“你说爱我……能保证永恒吗？”绯羽忧心地问。

“不行。”力勤坦然的话语让绯羽倒吸一口气，“但能保证到我死的那一天。话语不是永恒性的物质，你不能要求它直到天荒地老，但是它可以保存至我们到老，到死的那一天，之后，那话语也随着我们灰飞烟灭。明白吗？小傻瓜。”力勤捏捏绯羽的鼻尖，取笑她。

“可恶，你耍我！”绯羽羞得脸红似醉酒。

“再说，整间医院只有你知道我的本性，不爱你，我爱谁？”力勤继续光明正大的偷香，他从不知唇的滋味可以如此甜美，尝过后就上瘾了！

“原来，我对你的价值仅止如此。”绯羽觉得心上似乎有什么东西消失了重量，让她感觉轻松无比，唇角也不由自主的上扬。

“难道你不知道让你知道我的另一面就是告诉你，我爱上你了吗？”力勤微微挑眉，笑望着绯羽唇角的笑容。

“啊？”绯羽一直以为力勤是爱捉弄她才露出他恶魔的一面，而她在他的心目中一直是贴着“玩具”卷标的“助手”，他心里仍挂念着那名背叛他的女子。

她不禁为自己太不了解力勤而捂住嘴，感到赧然。

“你做什么？”力勤唇角扬起一抹弧度，黑眸盛满了然，但语气却是那么的疑惑，似乎真的不明白绯羽怪异的举动为何。

“没……没有啊！”绯羽没胆让力勤知道她心里的想法，万一他得知自己将他想得如此不堪，她的下场会很惨。

“你是不是觉得我把你当玩具耍啊？”力勤轻声问，带着哀伤的口吻，不知道的人会以以为绯羽做了什么天大的事让力勤这般难过。

“没……没有……”绯羽脸上出现不自然的红晕，有让人看穿心事的心虚。

“你呀！就是学不会坦率一点。”力勤搂她入怀。

“我……我就是这样，再怎么坦率的人也有藏住心事的时候啊！”绯羽轻抚他的侧脸，露出一抹淡笑，“就像你，就像我，我们都是一样的。”力勤握住她的手，如释重负的叹口气，“感谢老天，你终于想通了，我们绕了一大圈终于回到咱们的目标地。勇敢的绯羽。”简单五个字就让绯羽感动的靠上他的肩，眼睛直视前方，“告诉我那个女孩的事，那个舍得离开你的女孩。”力勤拧眉一笑，“没什么好说的。”“我要知道，我不要你藏着，我感觉得到你仍介意着她，就像我仍介意着约翰·琼斯和凯蒂·阿色隆，以及我父母丢下我一样。约翰以前是我的舞伴，出了意外以后凯蒂成了我的替角，他们俩默契练到了床上，可恶的是，约翰还口口声声说他喜欢我。”绯羽说着忍不住笑出声，“不过，如果再遇到他们，我可能会表现得好一点，不需要你来英雄救美。”“那两个就是……”力勤真后悔那天没将那两个人狠狠教训一顿。

“我说完了，你别想逃开话题，我都诚实的说了，你也该有一点回报。”绯羽鸭霸有余的讨价还价。

好可爱，好可爱！力勤低头凝睇，想的的就是绯羽撒娇的模样好可人，可人到他想亲她，而他是身体力行的人，凑上唇就将绯羽吻个满怀，完全忽略自己的右肩受伤，结果自食恶果地扯到伤口，让他皱眉结束这吻，不悦的表情显示他还没吻够。

“别动，瞧你，动到伤口了吧？虽然不是大伤，也是很要紧的！”绯羽斥责，扶他坐下。

力勤心一动，眸子跟着绯羽转，“爱瑞莎是个很羞涩的女孩子，起先我并不认识她，我认识的是她妹妹坎妮，坎妮·奇宁这个名字你应该不陌生才对。”绯羽点点头，坎妮·奇宁是位药剂师，有好几种特效药都是她研发的，姊姊是爱瑞莎·奇宁·汪达，是汪达药厂的老板娘……她震惊的睁大眼，天！

那力勤跟爱瑞莎，奇宁……“你联想起来了？”力勤轻笑，称赞绯羽的联想力够好。“史提·汪达是我的好朋友，那时他一个星期可以泡到五个以上的女人，他常笑我太事情于爱瑞莎，哪天一定要介绍爱瑞莎给他认识，他要瞧瞧是什么样的女人可以迷得我晕头转向。于是，很老套的，有一天我带爱瑞莎到他家赴宴，过了两个月，史提告诉我他要结婚了，他疯狂的爱上一个羞怯美丽的女子，那个女孩子就是爱瑞莎。那时，爱瑞莎已经有了一个月的身孕。在我还震惊于怎么史提泡上我的女友时，她单独约我出去。爱瑞莎很坦白的告诉我，她从没爱过我，跟我交往是因为我是个名响医学界的天才，却没想到我的个性这么温和，一点也不符合她的理想，她认为史提这样的男人才称得上是男人。对了，还有一点，她没想到我是个没有野心的人，一身高超的医术不用来赚钱，满脑子想的全是如何救人，甚至想窝到穷乡僻壤去替贫民免费治病。这是我以前的理想，不过，现在我只想窝在自己的家。然后，我们就分手了，我还参加了他们的婚礼，够大方吧？”力勤朝听傻了的绯羽眨眨眼，一脸说笑的神情。

绯羽仔细巡视力勤，原先还以为他的说笑神情是刻意装出来的，后来才发觉不对，她所认识的风力勤并不像爱瑞莎所想的那样温柔敦厚啊！

“你没爱过她。”绯羽虽以置信一个他没爱过的女子会占据力勤的心那么久的一段时间。

“我以为我爱过她，花了一段时间才明了其实我根本不爱她，否则，她说的分手理由中绝对不会有我太过温柔这一条。很笨吧？其实我是介意一提起爱瑞莎就会想起我曾经笨得以为自己爱过她，而非介意她。”“噗哧！”绯羽轻笑出声，“你不笨，你真的一点都不笨！”“笑吧！反正平常都是我欺负你，现在让你笑一笑就算是补偿。”力勤无所谓地任她笑。

绯羽反倒止住了笑，甜蜜地窝入他宽伟的胸膛，“我爱你。”力勤用没受伤的左手搂住她，在她耳畔呵气，“我也爱你。”然后，趁着她因痒而抬头时，他准确地吻去她的抗议。

9

敬邀。

凯蒂·阿色隆。

绯羽上下左右翻看着这两张芭蕾舞表演的票，而且是位置最好的两张，但绯羽觉得她来意不善。难怪那天会在街上遇到他们两个，原来是有表演。

她看着票上印刷的舞者美丽的舞姿，自问：“你依旧不能坦然面对，是不是？”而后，她对自己笑道：“是的，我还不死心，这么多年来，我头一次真正意诚到自己对芭蕾的热爱，不过，一切都太迟了。”现在她有力勤的呵护，使她心境上改变了许多，否则一接到邀请函，不把它丢到垃圾筒才怪，哪里会有心情仔细翻看？“绯！有病人，跟我来！”力勤站在不远处唤她，她连忙收好票，跟上力勤。

“怎么了？”力勤望着绯羽，没有放过她的细微变化。

“没事。”绯羽给他一个灿烂笑颜，力勤亦回以笑容，但他的手揽上她的

腰，不着痕迹地拿了放在口袋的票。

“都什么时候了，你还这样！” 绯羽用手肘顶开力勤，救人如救火，他偏偏在这节骨眼打情骂俏，有时候真拿他没办法。

力勤只是皮皮地笑笑，两人迅速冲入手术室。

手术后，力勤掏出由绯羽口袋拿来的东西，一看，心中有了个底。

艾琳好笑的看着绯羽挑衣服，明明是她们两个女人来逛街，怎么绯羽尽逛些男装店呢？“我说羽，你不是要把百货公司的男装部给搬回去吧？”艾琳问道。

绯羽婉约一笑，拿着一件剪裁简单大方的男装想象力勤穿上它的模样，“没有啊！”

我只是想挑一件合适的。”“你什么时候穿起男人的衣服来了？”艾琳笑道，看绯羽喜上眉梢的样子就知道她的促合成功了！

绯羽又是一笑，不语。

“好幸福的笑哦！可怜我一人落单哟。对了，关于这媒人费用，不知你要如何打赏我呀？”“你不说我倒忘了！你竟然设计我，我都还没跟你算帐，敢跟我要媒人钱？”绯羽佯怒地嘟着嘴。

“唉！你们中国人有句话是这样说的：‘事不关己，关心则乱。’要是你心里没有 ERIC，我说他死了你也无动于衷。再说，没有好结果我才不敢向你收费呢！”艾琳脸皮厚得连加农炮也打不穿，“他不是邀你明晚出去吗？去哪儿？”“我也不知道他要带我去哪儿，他只叫我穿漂亮一点。”绯羽也很好奇力勤无缘无故约地出去做什么，明晚正好是芭蕾舞团的首演，力勤约地出去也好，她就不必……“对了，你得帮我代班哦！”“安啦！反正我也没什么事，何况我帮了你，要听实况就有好理由啦！”艾琳忍不住调笑绯羽。

“你……” 绯羽不由得红了脸艾琳就是喜欢取笑她。

“我怎么样？”艾琳笑问。

“以后哪个人娶到你，谁倒霉。” 绯羽把衣服放回原位，拉着艾琳离开。

艾琳脑中浮现一名男子的脸孔，她甩甩头，怎么最近老是想起他？“艾琳？” 绯羽关怀地轻唤她“我没事。上次在一家店看到一件中意的衣服，陪我去买吧！”艾琳不由分说的拉着绯羽走，不让她有机会发问。

这种此地无银三百两的行为惹来绯羽的疑心，但她明白，艾琳要是不愿意说，她无法从她口中套出任何话。

一般而言，绯羽的打扮美得无懈可击，但风家众兄妹可不这么认为。

三个女人拉了绯羽便往楼上跑。

“来，小嫂子，这件晚装穿在你身上一定很好看。” 昀樵拿了一件黑色的小礼服给绯羽。

绯羽一见裙长掩不住小腿便拒绝，“我脚上有疤痕，不行的。”“这不成问题，只要用粉掩住便行。” 君樵抱着她的女儿裴季桦反驳了绯羽的理由，而清逸早拿着粉盒等在那儿。

“不，我……” 绯羽想不出话来拒绝穿上这件礼服，身子自然地向后退到门边，整个人都贴上门板，但昀樵和清逸显然不打算放过她。

“小嫂子，你放心，你的腿修长又漂亮，遮住实在太可惜了。” 昀樵带着不容置辩的笑容，接近绯羽。

绯羽还没办法反应就被昀樵换了装，连发型也换了！

此刻，她终于意识到反驳一个心意已决的风家人是没用的，何况她一次面对三个人。

“我……” 绯羽的迟疑立即让清逸给消除了。

“漂亮的小嫂子，我带你下楼。” 她连抗拒的时间都没有就这么让清逸拉走。

清逸笑吟吟地拖着绯羽下楼，在客厅等候的几位男士一见绯羽俱觉眼前一亮。

罗马领式低胸，紧身剪裁至腰，下身为有如锯齿状的手帕裙襖，长至小腿上方的黑色晚礼服，将绯羽最想遮住的小腿显露无疑，加上合身的剪裁，把绯羽平时不轻易示人的曼妙身材下了最好的批注；而柔细长发往上梳成一个俏丽的发髻，金色心形镂空耳环衬得绯羽那张清新灵秀的容颜更加光彩耀人。

绯羽发誓自己的心有生以来没跳那么快过，她一直低着头，不敢看人，直到一只大而有力的手伸到她的面前，她才抬头，迎视力勤那双闪着痴迷的眸子，久久无法成言，好不容易，她才小声地问：“这样……可以吗？” 力勤没有回答，倒是清扬的口哨声率先响起。

“小嫂子，我看你不要出门好了，我怕你会回不来，这样大哥就痛失妻子，而我们也痛失一个美丽的小嫂子了！” 清扬眼里的赞赏和话里的美意让绯羽不禁红了脸。

“各位兄弟，麻烦你们将这个长舌公五花大绑，等我回来割掉他的舌头，竟敢把我要讲的话全讲完了，我讲什么？” 力勤拉绯羽近身，俯首在她耳边道：“我们走吧！” “喂！老大，你怎么可以……啊” 可怜的清扬被皓轩和星衍捉住，颖豪拿着绳子要绑他，而力凯已经在厨房磨刀。

“他们不会真的……” 绯羽有些担心地回望。

“绯，等你嫁给我，就会习惯我们这种开玩笑的模式。” 力勤替她扣安全带之际偷了个吻。

“谁……谁要嫁给你！” 绯羽羞得红到耳根去了。

“你啊！不然我还有第二个选择吗？” 他调笑道，将车子平稳地驶上道路，然后语气一柔地说：“你今晚好美。” 绯羽的紧张全在力勤的这句话中消失，仿佛由心底生出无限勇气，她露出朵妍美笑靥，迎上力勤鼓励的眸光，现在不管力勤要带她去哪儿，她都可以胜任。

绯羽一下车便脚软，直想躲进车内，却遭力勤拉了出来。

他对她摇摇头，“不许躲，你迟早要面对的。” “我没有心理准备……” 绯羽心头紧缩，害怕地颤抖着。

“等你准备好，不知公元几年了。看着我，你今晚将是全场最耀眼的美人。喏，” 力勤从车后座拿出一束粉红色玫瑰搭配紫苏的花束给绯羽。“散场后到后台献花吧。” “我……” 绯羽话没说完就被力勤拉进会场。

还没开始表演，会场即引起一片骚动，原因是力勤与绯羽这对天作之合。绯羽却当其它人的目光集中在她身上是因她脚上的疤。

“力勤，我们回去好不好？” 绯羽紧握着力勤的手不放，明亮的黑眸此刻正蒙着一层水雾。

“一句话，勇者抑或是懦夫？” 力勤眉毛动也不动地问。

生性倔强的绯羽硬是把眼泪逼回去，一咬牙，忍着内心的恐惧，死也要留下。

力勤搂紧她的肩，“别怕，一切都会很顺利的。”绯羽的惧意并未因他的安慰而减少。

幕一拉起，绯羽便知凯蒂·阿色隆为何会邀她来观赏，因为这出舞剧正是她未能演出的那一出……火鸟，THE FIREBIRD。

凯蒂在讽刺她是双飞不起来的火鸟吗？绯羽盯着舞台，望着一个个舞者上场，剧情一幕幕推演，她的手愈来愈冷，冷得可怕。

力勤紧握住她的手说：“你一定是只美丽无双的火鸟。”她不敢置信的望着力勤，力勤轻笑，“看你的反应就知道，这出舞剧一定是你未能演出的，我无法劝你忘怀，只能让你释怀，如果能让你开怀就更好了。”绯羽破涕为笑，倚着力勤，正如力勤所说，虽不能忘怀但能释怀。

力勤小心地拭去绯羽的泪，“谢幕了，去献花吧！”“嗯。”她与力勤来到后台。

后台正乱，但见着绯羽及力勤时，所有的工作人员全停下手边的工作。

绯羽深吸口气，现在终于知道什么叫作“举步维艰”，但她不是一个人，因为力勤她才有勇气走到昔日的工作伙伴面前，颤着手献上花。

“这是一场成功的演出，恭喜你们。”在场所有人皆被这一幕弄得呆住，连凯蒂·阿色隆这个始作俑者也愣住了，她的原意是要让绯羽出糗的呀！

可是，怎么也没想到……绯羽非但没有出糗，反而以令人眼睛一亮的方式登场，她身旁的力勤挺拔出众，两人像是神仙美眷……绯羽面对这片寂然，有些不知该怎么办地回头看力勤。

力勤搂着绯羽笑道：“没人要花吗？可惜了，绯，这花我们自己收着吧！”说着，他带绯羽转身欲走。

“请留步。”舞团的主事者德勒·史登走出来，脸上僵直的线条柔化，“好久不见了，羽，你好吗？”“很好。”她再次献出花，这回不再没人接了，她拉过站在一旁的力勤。“我的男朋友，风力勤。我以前舞团的老师，德勒·史登。”力勤同德勒互相握手。

“你长大了，变漂亮了。”德勒衷心地赞美，他差点认不出来眼前这位东方美人就是当年那个永远只会躲在别人背后的小女孩，若是没有那桩意外，她会比在场的任何人更杰出。

绯羽微笑，挽住力勤，“我们该走了，再见。”“羽，留下来参加我们的庆功宴。”德勒提出邀请。

绯羽看下力勤，力勤要她自己做决定。

“不了，我们另有节目，来此只是献花。告辞。”语毕，绯羽毫不留恋地和力勤一同走出会场。

“表现得好。”他揽住她的腰，在她耳边细语。

绯羽合着泪水，笑得炫人心神，“谢谢你，力勤。”她知道若没有他，她永远都不会往前跨步的。

“如果你能给我一点实质的感谢，我会更开心。”力勤指指自己。

绯羽轻啄下他的唇，在他还未及时提出抗议，甚至连眉都没来得及皱时，再给他一个深深的吻，让力勤完全没有发言的空间…… 绯羽喜悦的表情和艾琳愁眉苦脸的表情恰巧相反。

“艾琳，你怎么了？”绯羽拉住神情恍惚的艾琳，怕她一不小心走去撞

墙。

“啥？羽啊！没事呀！我没事。”艾琳避开绯羽的探询，笑着挥挥手，径自往餐厅走去。

绯羽见状耸耸肩，前去照顾法恩。

绯羽敲敲门，等着法恩响应才开门进去。

怎知她等了一会儿，都没听见法恩的声音，虽道他不在房里？她径自开门进去，才发现法恩在床上发呆，一听见开门声立刻半坐起身，但见到是她，显然很失望的躺下。

绯羽略微挑眉，怪了，法恩和艾琳今天怎么都这么奇怪。

“法恩，你还好吧？”她试探地问。

“啊？我没事，好得很。”法恩极不自然地挤出个笑容响应绯羽。

“是昨晚代我班照顾你的护士跟你吵架吗？”绯羽不由得怀疑，因为艾琳正是那个代她班的护士。

法恩的表情很怪，又说不上哪儿怪，似乎有点期待却又有口难言，绯羽心情好，干脆挑明了问：“你跟艾琳怎么了？”“艾琳怎么了？”法恩急急地问，看来像是担心恋人。

“法恩，你跟艾琳认识吗？”绯羽不由得做如此猜想，法恩看来与艾琳早就认识了。

“没……没有啊！”法恩难得慌乱地否认。

“那你干嘛那么关心艾琳怎么了？”法恩急着否认的态度正好证明他与艾琳认识。

法恩失笑，“你什么时候也关心起你周遭的人来了？”“从某年某月某一天某个人开导我以后啊！”绯羽暗示这全是“某个人”的错。

“是是是，是我不对，你跟风医生昨晚如何？”法恩迅速转移话题，不让绯羽关心他的问题太久。

“很好啊！别逃开话题，今天我不问出结果是不会放人的。”绯羽细心地盯着法恩。

“没什么，她是我以前认识的一个朋友，很久没见了。”法恩轻描淡写的说，不想谈太多。

很久没见了？但是法恩和艾琳两个人同样不自在且闷闷不乐的模样，怎么看都没有很久不见的朋友久别重逢的喜悦，倒像是极力避免再见到对方似的，尤其是艾琳，她好象在避瘟疫。绯羽心中充满疑惑。

“嘿！反正我今天就要出院了，你就别再问些题外话。”法恩苦笑着要求。

没想到再见到她时他就要离开这间医院，不过，他不会再放手一次。

“对哦！希望别再在这儿见到你才好。”绯羽这才想起法恩的伤好得差不多，可以出院了。

“敢咒我！”法恩很高兴绯羽的注意力转移，用手指的关节敲下她的额头。

“你怎么打人！”绯羽和法恩闹成一团。

这一幕情景，刚好被进病房的力勤及艾琳看到。

法恩搁在绯羽肩上的手因力勤冷淡的目光而滑到她的腰上，使力勤的眸光更加冷凝，法恩挑衅地望着力勤。

“羽。”艾琳暗指力勤的僵硬，同时瞪眼法恩。

“嗯？”绯羽未发现艾琳的暗示，但发现法恩把手搁在她的腰上，她轻轻一动，法恩的手便离开她的腰，“力勤，你怎么来了？”“有一点事，但是，

你们还是先谈吧！”力勤说完，头也不回地转身便走。

“力勤？”绯羽顾不得法恩和艾琳之间的微妙情绪，追了出去，留下法恩和艾琳大眼瞪小眼。

“你是故意的。”艾琳首先打破沉默，她以为再也见不到他了，没想到竟阴错阳差地和他再次相遇，她手足无措，不知该用什么心情面对。

“我不过是试试他有多在乎羽罢了！”他必须确认绯羽跟力勤在一起会幸福快乐，这样，他才能去追寻自己的幸福，因他是个罪孽深重的人……“为什么这么做？”艾琳心中有股酸涩正在发酵。

“你什么时候有空？”法恩问了个风马牛不相干的问题。

“对你一辈子都没空。”艾琳不是傻子，没因他突兀的问话呆住。

“我需要一个长久以来一直无法解答的答案，这答案，只有你可以给我。”法恩正色，望着艾琳的目光充斥着痛苦不解和……爱。

“你会有什么事解决不了？”艾琳苦笑，“可怜可怜我吧！别再来找我了！”“不！”法恩跳下床捉住正想跑走的艾琳。“为什么？”艾琳睁开他，蓝眸闪着冷意，“你自己知道。”法恩静下浮躁，笑道：“喜欢爱丽丝吗？”“不喜欢，我最讨厌爱丽丝了！”艾琳大吼。

法恩冷不防地执起她的手，在手背、手心各烙下一吻，含笑凝望艾琳涨得嫣红的粉颊。

“我要重新追求你……”艾琳迅速抽回手，“不要脸：追不到羽便四处打主意！”“起先我的确是想追求她。”法恩不否认，“但是现在……”“现在怎样？”艾琳心一悸，法恩心中一直存在的身影是绯羽？！可是他又说……“以后你就知道了。”“法恩·提诺，我们没有现在更不会有以后，去找别人吧！”艾琳帅气地转身离去，可是当她打开门时，法恩的声音幽幽传来“未来的事谁也无法预料。”他那种把握十足的语气令艾琳心生惧意，原本的定力倏地消失了，她火烧屁股似地冲出病房，只想逃离法恩，忘了这个缠绕她心中多年的人……病房内的法恩在艾琳逃出病房后虚脱地跌坐在床上，痛苦地合眼……

力勤一直到花园的一个隐蔽处才停下脚步，他这一停，使得原本跟在他背后的绯羽煞车不及而撞上他，反弹地往后跌。“啊！”力勤在绯羽跌倒之前纳她入怀。

“怎么跟来呢？”他注视着绯羽，眸里仍残留些妒意的焰火。

“你在生气嘛！你一定要相信，我跟法恩没什么的。”绯羽逮到机会赶快解释。

“第一，我没生气；第二，你不需要向我解释什么。”力勤露出个和暖的笑容。

绯羽无辜的眼神却勾住他的心绪，他避开绯羽的注视，“不要这样看我。”“你此生气还生气耶！该不会是在嫉妒吧？”绯羽明知故问。

力勤脸一红，连忙躲开绯羽的眼光，以不肯定的语气否认，“我没有！”偏偏绯羽还要逗他，“脸红的力勤好稀奇哦！”环着她的手臂略缩，力勤微快而挫败地在她耳边低喊：“我想做个心胸宽广的爱人，可是一见你和法恩·提诺玩在一起，不知怎么的，就……”“每个人都是自私的，如果你宽大到我让人亲着、抱着都无所谓的话，我可能就要怀疑你是不是真心爱我了！”绯羽抬头绽开一朵璀璨的笑容，踮起脚尖，深深地吻了力勤后，偎进他怀里，

“我跟法恩真的没什么。”“我知道，我不该乱吃飞醋。”力勤微微一笑。

“对了，来找我做什么？”力勤鲜少会到病房找她，通常都是她到急诊室去找他。

“跟你谈谈力凯的事，我想让你知道，因为你已是我们的一份子。”“力凯？！”绯羽脑中浮现力凯那张俊美无比的脸，他素来沉默寡言，会有什么事？“因为你的事和君樵生孩子的事，所以我们一直没注意到他的异样。他从澳洲回来以后变了很多，而且似乎有什么心结解不开。还有，其实他很喜欢你，你不必担心力凯不喜欢你。”他这个做大哥的竟然直到前些日子才注意到力凯将那头及腰的长发剪掉了，至于长发的“遗体”则下落不明。

“力凯喜欢我？”绯羽张大嘴，因为力凯几乎没跟她说过话，两人没有多少接触，害她以为力凯不喜欢她，因为力勤的关系才不得不……“我记得我跟你说过，力凯他对什么事都表现得很淡然，所以看起来就比较冷酷，其实他比任何人都还要热情，只是他没表现出来而已。”力勤对绯羽的反应没有丝毫的讶异。

“那你有没有去找他谈谈？”绯羽建议，她尚处在力凯其实很喜欢她的震惊阶段。

“找过了。”“结果怎么样？”绯羽急切地问。

力勤见状，捏捏她的鼻子，招来她的一顿“毒打”。

“快说！”“你适应得真快，也对，你是风家的一份子，应该关心的。”力勤不怕死的趣笑，在绯羽抬起手想打他时，他拉住她的手，紧抱着她，低声说出她要的答案。

“天！力勤，你说我要不要……要不要……”绯羽心疼地噙着泪水，说出一句完整的话。

“别哭了，力凯并不后悔，而且他做了最好的选择。”力勤拭去绯羽的泪，“对了，艾琳好象有点不对劲，怎么回事？”刚刚要她替他带路，她就一脸不情不愿，好似他是刽子手。

“哦，她跟法恩好象以前就认识了，可是他们两个之间怪怪的，我也不清楚。”绯羽耸耸肩，抱着力勤傻笑。

“怎么了？”力勤问。

“我觉得我好幸运，能遇到你。”绯羽心满意足地微笑，这是她以前做不到的。

力勤抚着她的发丝，眸里满是柔情，“我也同样幸运。”

“接到花的人应该高兴的，怎么你的表情……”绯羽先摇头再叹口气道：“真绝。”“少糗我了！”艾琳一边瞪眼绯羽，一边将手上的花分成小束插进花瓶，准备分送到各病房。

绯羽见到这熟悉的情景马上笑翻天，“艾琳，你实在太受欢迎了，这么多花，有郁金香、圣诞玫瑰、爱丽丝……嘿，艾琳，我知道是谁送的了！”走出阴霾的绯羽是聪慧而敏感的。

艾琳从没像此刻如此希望绯羽跟以前一样，她联想力干嘛那么好？“知

道也罢，不知也罢，管你。”艾琳故作不在乎的姿态。

“哦？”绯羽径自指着那簇花，“郁金香，爱的告白；圣诞玫瑰，不要抛弃我；爱丽丝，优雅、爱慕。”艾琳蹙起眉，“你在念什么？”“花语啊！看来这送花的人挺有心的。”绯羽若有所思。

“关我什么事！”艾琳面无表情的将装好花的花瓶放上推车，推走，留下绯羽一人。

“看来法恩有得忙了。”绯羽摇头晃脑，自言自语地走出厨房，正好和另一群护士相撞，“抱歉！”“不要紧。”其中一人语带讥诮的说：“你是残障人士，我们不会为难你的。”绯羽面对这样的攻击只是一笑置之，“我不过是微跛，并不构成残障，况且残障不是罪，有些人身体完好，心理却不健康，比身体有残疾的人还不如，这是身为护士必须有的概念。”这一席话，说得她们无地自容，纷纷做鸟兽散。

绯羽对自己的表现满意一笑，一阵突兀的掌声引起她的注意，她朝来人露出笑容。

“待了多久？”她上前与力勤并肩走到他的办公室。

“久到想替你出头。不过，你自己就处理得好棒，我很高兴。”力勤赞赏地几乎想在众目睽睽之下狠狠地吻绯羽一番。

绯羽心头泛过一阵感动，“真想让老爸看看我现在的样子，可惜他不知在美国哪个角落。”“当然是在名为迈阿密的角落啊！”谷锥宏亮的声音在两人背后响起，接着，一双大手搭上力勤和绯羽的肩。“小俩口散步啊！我有没有打扰到你们呀？”“爸爸！你什么时候回来的？连电话也不打一通，害人家为您担心！”绯羽惊喜的抱住谷锥，口里不住地抱怨着已经“失踪”好一阵子的谷锥。

“丫头，至少老爸知道你好呀！”谷锥拍拍绯羽的头，越过她望向力勤，“而且，你已找到个好归宿，还有心思想到我这个老爸吗？”“爸！”绯羽娇嗔。

“别爸了！女大不中留，该嫁的时候就要嫁呀！而且我未来的女婿是如此挺拔帅气，以后我的外孙肯定也是俊男美女，很好哇！”谷锥愈说，绯羽的头垂得愈低，天！老爸怎么扯到这个话题了。“力勤啊！咱们家绯羽就交给你了，你要好好待她！”“我会的。”力勤搂住让谷锥“送”过来的绯羽，坚定地允诺。

谷锥这才放下心，笑道：“绯羽，老爸先回去筹备你们的婚礼。”“爸！”绯羽真是拿谷锥没办法。“力勤，你别听我爸胡说，他就是这样……”“你爸说得有理。”力勤自口袋中取出一只红绒锦盒打开，里头是一对泛着金光的戒指，十分朴素不华，戒身刻着一只不同型态的蝴蝶，栩栩如生，细致得令人爱不释手。

绯羽颤着双唇，清澈如镜的黑眸闪现泪光。

“翩翩彩霓舞蝶双，在水伊人结同心，嫁给我。”力勤有些忐忑地看着绯羽，见她久久未有反应，他不禁担心地唤道：“绯？”绯羽圈住他的脖子，笑道：“愿意，我愿意……”力勤回抱住绯羽，心花怒放地微笑。

一切都很顺利，力勤想，他从未想过自己会找到生命中的另一半，也从未想过会爱得如此深，他好快乐。

“你有没有考虑过再动手术？”力勤突然问。

绯羽摇摇头，“我的脚伤没那么严重，想想自己其实很幸运，若非受了

伤，我怎么知道我拥有的一切其实全是假象，也不会知道人性是如此的禁不起考验；若非如此，我和你一辈子都是平行线，永远不可能交集在一起；而我也不会知道，其实我是这么的爱你。”力勤大笑，“这么说，你要感谢那场火啰？”“或许是那个把我打伤的人。”绯羽也笑，望着力勤将戒指套上她的手指。

“如果真的再见到那个人，你会说什么话？”力勤好奇的问，笑望她同样地将戒指套进自己的指上。

“我从没想过，但是若再见到他，或许我会跟他说，不要再觉得歉疚，因为我找到了最爱我的人，我现在既幸福又快乐。”绯羽满足地道。

“你长大了。”力勤点点她小巧的鼻尖，两人相视深情而笑。

“法恩·提诺！”法恩的办公室被人以劲风夹飞石之势踹开，艾琳怒气冲冲的跑进法恩的办公室瞪他。

法恩没有丝毫意外地笑道：“请坐。”“不需要。”艾琳双手交抱，眸中充斥着难以平复的责难，“你是什么意思？”“什么什么意思？”法恩学着艾琳的动作，背往后靠在皮椅上。

“你知道我在说什么。”艾琳快让法恩逼疯了，为什么他不放过她呢？当初已经证明了他们是不合适的，他有太多秘密，而她总是无法接触到他的内心，这样的爱有何意义？不如不要！

“我真的不知道。”法恩的眸光眷恋地巡视着艾琳，艾琳别过视线，但仍感觉得到他的视线停留在自己身上。

“别再送花了，医院都快变成花店了。”“我第一次看见你时，你正温柔地为一名老人推轮椅过马路。”“你……你不要转移话题！”艾琳气极地喊。

“哦，那我们现在该谈些什么？”法恩一副请赐教的神情。

“不要再送花了，医院都快变成花店了。”“这样很好啊！你可以卖花赚外快。”法恩露齿一笑，不为所动的态度惹恼艾琳。

“艾琳，跟我共进晚餐吧！”“我吃饱了，而且很撑！”艾琳露出个甜美的笑容，但眸里的怒焰高张得令人难以置信，她瞪眼法恩，头也不回的转身就走。

但在她走离办公室之前，法恩拉她往后靠进他的怀里，“对不起！”艾琳一愣，顿时语塞，“你以前不会听别人说的话。”“以前是以前。”法恩那双褐眼似水般望着艾琳，艾琳一惊，连忙撇开视线。

“是吗？”“以前我从未为你付出什么，你却为我付出全部。我们重新来过，好吗？”“不可能，我不能忍受男女朋友之间有任何不坦白，你的不能信任伤得我好重。我不要我的爱里充满了不信任，这是你做不到的！”艾琳苍凉一笑，允许自己在这副许久未依靠的怀里放肆一会儿。

法恩抱紧艾琳，挣扎许久，才艰涩地说：“有些事情很难启口，我怕一旦说出，一切都会改变，我不是不信任你，而是……”艾琳叹口气，反身抱住它的腰，“什么事让你如此惧怕？”法恩沉默良久，才缓缓吐出个字，“火。”“火？”艾琳不解，她察觉到法恩说的，并不是她所熟知的法恩，而是属于他的过去——他一向难以启齿却又深受其影响的过去。

“十年前的我是个流落街头、以偷窃打劫为生的小混混，当然，在约纽这样的人多得不胜枚举。有一晚，我潜入一间舞蹈教室想看看有什么东西可以拿或者取暖的，没想到，竟然还有人在那儿，我一惊，打伤了那个人，然

后……然后我逃走了……”法恩呼吸有些急促，艾琳听得入迷，完全不知该如何反应。“没多久，那间舞蹈教室起火了，那个被我打伤的人，就是隔天要演出芭蕾舞剧的主角，她虽然侥幸地逃过一劫，脚却因被我打伤而永远无法跳舞，我毁了她的一生……那个人……就是羽……”艾琳震惊地睁大眸子，原来……原来……“我的天！”“事实是如此丑陋，对不？”法恩推开艾琳，“这些年我一直苛责自己，我一直在找她，可是她在每一个地方都停留不久，终于，她在这儿定下来了……我想要补偿她，可是我怎么能告诉她我就是毁了她的凶手？”“够了！别再说了！”艾琳抱住他，为他落泪。

“反正迟早会有人知道，早说与晚说都没有差别。”法恩推开她，“你走吧！”“不！”艾琳紧抱着他不放，“我不会再离开你了，我们去告诉羽事实，相信她会谅解的！”“我不能，我……”他没有勇气。

“事情一定得解决，你一个人承受了那么久，痛苦了那么久，而羽也是啊！如果不说出来，你们的心永远无法得到解放的！”法恩望着艾琳，“你还愿意跟我这个罪人在一起吗？”艾琳搂住他的颈子，“我本来就是爱你的，不论你做了什么事，只要你不对我隐瞒，我会一直爱你，虽然有点笨，但我就是爱你呀！”“艾琳……”法恩紧抱住她，点头，“好，我找个时间跟羽坦承一切。”“那大富翁法恩·提诺是否愿意和我这个小护士共进晚餐呢？”艾琳俏皮地眨眨眼。

“我比较怀念你的手艺，今晚到我家去吧！”长久以来的沉重包袱减轻不少，法恩露出个开朗的笑容，深情地看着艾琳。

“好啊！”艾琳爽快应允，两人对望良久，两道身影在夕阳余晖下合而为一……

奇怪，太奇怪了。绯羽心中反复着这句话。

首先，艾琳老用“含情脉脉”的眼光无言地望着她，问她，她支吾其词的不知所云。

再者，艾琳会突然问一些怪问题，可是不等地回答又说没事，真不知她在搞什么鬼，只可惜她不能未卜先知，否则就可以看看艾琳这怪模样到底是怎么回事。

“绯，在想什么？”力勤的叫喊招回绯羽的魂，他跟着她一同趴在窗口望向蓝天，今天天气很好。

“艾琳好象有话要告诉我却又说不上口。”“或许是法恩的问题。”这是力勤唯一能想到的。

“我问过了，他们俩好得很。力勤，你帮我问好不好？”绯羽有点担心艾琳。

“你问不出来，难道我有通天本领？”基本上，力勤对绯羽及风人院以外的人事物付出的心力通常不高。

“对！你有口能言，有眼可看，有耳可听，更有通天的本领。‘好奇心可以压死一只猫’，拜托啦！”绯羽极力奉承，硬是要力勤替她查问，只因力勤那副和善的外表很容易让人不由自主的吐露心中事。

“好吧！”力勤笑望着那只“好奇心奇重的猫”，顺道纠正她，“不过那句话好象是‘好奇心可以杀死一只猫’耶！”“你纠正我！”绯羽一副泼妇模样。

力勤未言，径自找了只杯子凑近绯羽。

“做什么？”她疑惑地挑眉。

“盛水啊！你双手叉腰，看起来活像一种名叫‘茶壶’的家用器具，不

盛白不盛。

哦！我忘了这种水不能盛，只怕拿去浇花，花都会死。”力勤正经八百地回答绯羽的问题，眸里跳跃着恶劣的笑意。

“风力勤，你竟然说我是茶壶！”绯羽杏眼圆睁。

“我忘了加个大字，以你的体积不像是普通茶壶。”力勤眼中的笑意更炽。

“大茶壶……风力勤！”等绯羽意识到时，他已经走了。

凝视力勤远去的背影，绯羽露出幸福的笑容。

力勤状似不经意地望着坐在他对面，神色明显不安的艾琳，然后和善地问：“绯说你最近十分奇怪，怎么回事？她很关心你。”艾琳深吸口气，早在力勤约她出来时她就约略猜到他的目的，也打算跟他说，可是没想到她的心理准备仍不够。

“你有什么事？不妨告诉我。”力勤露出个鼓励的笑容。

艾琳叹口气，决定一口气将所有的事吐出。“其实是有关羽的脚……那个……伤了羽脚的人……其实就是……”“就是？”力勤轻聚眉峰，眼神开始结冻。

“就是……就是……”艾琳吞吞吐吐的，说不出法恩的名字。

“艾琳，不要吞吞吐吐的。”力勤催促着。

艾琳深吸口气，豁出去了，“十年前那个伤了羽的脚，让她不能再跳舞的人就是法恩！他……他不是故意的……ERIC……”力勤的脑子里像有人放了颗定时炸弹爆炸，将他的思绪炸得粉碎，他不能接受这个事实，略显激动的开口，“艾琳，如果是真的，你知道后果有多严重吗？”他想起他跟绯羽求婚那天才问过她的，可是万一她得知事实，反应绝不会像那天那样平静，因为就连他现在就想捉住法恩，好好的赏他一顿“饱餐”！

“我知道，可是法恩这些年也不好过，他有时候半夜还会吓醒，然后一夜无眠到天亮。”艾琳为法恩辩解。“面对羽，我难以开口。”力勤合上眼，硬是扯出个笑容安抚艾琳，“你希望我告诉羽？”“嗯。”艾琳点点头，“ERIC，你能原谅法恩吗？”力勤眼中闪过一阵凌厉的光芒，唇际却露出一抹和煦的笑意，“我想起有件事等我去办，先走了。”未获得答案的艾琳目送力勤离去，他的话令她一寒，ERIC该不会……

“先生，没有预约，恕不能进去。”“是吗？”力勤随手从桌上拿了只铅笔掷向法恩的秘书柴克，吓得他跌下座椅，再坐上时，力勤已不见踪影。

他连忙按下通话键，“总裁……”“他是我的朋友，不要紧的。”法恩结束内线通话，平静地和力勤对视。“坐。”“不必，我很快就会走。”力勤盯着法恩，眼神冷鸷。

“你知道了？艾琳告诉你的？”法恩没有讶异。

“我想听你亲口说出。”力勤想再确定一下。

“谷绯羽是我伤的。”法恩毫不迟疑地说。

力勤的黑眸燃起冷焰，他强迫自己冷静，但猛狮般的怒火已出闸。

才一眨眼的时间，力勤的拳头已吻上法恩的眼，法恩来不及反应，力勤的拳又击中他的腹部，痛得他感到五脏六腑都换位了，然后，法恩被力勤掀起领子靠上落地窗。

“要不是看在艾琳的份上……”力勤手一松，转身便走。

“我知道。”法恩滑坐在地，“谢谢你打我。”力勤的脚步在门前停下，侧

过身子，冷眼瞪法恩，“把你该死的歉疚收起来面对绯吧！”

力勤怜惜地轻抚绯羽的发丝，情感正无言地交流着，绯羽却觉得不太对劲，怎么要他去问艾琳，他一句话也没跟她说呢？为此，绯羽不得不打破一下午宁静的好气氛，“力勤。”“嗯？”他漫应着，视线落到在庭院玩捉迷藏的风家人，哟樵当鬼，身手不相上下的几个人玩起来是没完没了。他搞不懂，君樵都生完孩子了，这些人要是当真无聊到只能玩捉迷藏解闷，为啥不回到他们各自的工作岗位？想必是想留到他和绯羽结婚那天吧！

“你问艾琳了没？”绯羽伸手扳回他的脸，让他看自己。

力勤有那么一下子失神，绯羽敏锐地捕捉到。

他低头凝睇，“你真想知道？”“是我叫你去问她的，我当然想知道。”他又想捉弄她了，绯羽没好气的想。

“好吧！”力勤摊摊手，无关紧要的问：“你觉得法恩这个人怎么样？”问这做什么？绯羽虽有微言，仍然回答他，“起先我很讨厌他，因为他总是刺探我，后来发现他只是想帮助我，是个好朋友；而且，我觉得他跟艾琳很配。”“你知道他为什么刻意接近你吗？”“不知道。这跟艾琳的心事有关系吗？”“因为法恩就是十年前伤了你的那个人。”力勤直截了当的说，毫不隐讳。

绯羽有一段时间是呆着的，好不容易，她才找到自己的声音，颤抖的捉着力勤问：“是……真的吗？真的吗？”“是真的。”力勤疼惜地望着绯羽震惊而痛苦的容颜。

“啊……”绯羽身子一软，倒在力勤怀里，明亮黑瞳染上一层水雾，“天啊……天啊……”“绯，冷静点。”力勤紧拥着她，希望她能停止发抖。

“怎么冷静？我们说的是毁了我一生的那个人，他让我如此阴沉地过了十年，十年！”

如果没有遇上你，我会终身活在那场梦魇中，让它反复的折磨我，你说我能冷静吗？”“绯，人总要舍弃一些沉重的过往才能成长。”力勤耐心地劝着她。

“力勤……”绯羽抱住力勤，“对不起，我太激动了……我只是没想到在一切都圆满之际，会得知法恩就是那个人，我曾经恨过他、怨过他，可是没想到……”“我希望你能好好地想想，因为法恩若是没有良知的人，他亲不会主动找上你，想补偿你。”力勤放缓口气，温柔地拭去她的泪。“我一直以为你已经走出阴霾，事实并非如此，是我高估自己的影响力。”“不，力勤，你说得对，是我自己想不通，毕竟这道伤痕影响了我一辈子，要我不激动也难。可是……”绯羽笑着流泪，“你在我身边啊！过去的，就让它过去吧！我们跟法恩约个时间见面。”力勤挑眉，不希望她为了他而勉强自己原谅法恩，要是她恨法恩一辈子，他也不会意外。

“要舍弃它必须先面对它，不是吗？”绯羽解释，从力勤挑眉的动作明白他不要她勉强自己。

力勤这才欣慰她笑了，“OK，听你的。”庭院中不知何时已停止玩游戏的人互望而笑，继续他们的游戏。

“你的眼睛……怎么变成独眼龙啦！”艾琳憋着笑睇睇法恩乌青的眼圈，“哇！还肿成一条缝……”艾琳神色一正，“不会是……ERIC吧！”“你

说呢？”法恩将墨镜戴上，遮住左眼。

“感觉如何？”她猜得真准，力勤果真是去揍法恩！

“看不出来儒雅的他拳头如此重。”法恩真庆幸自己不是他的敌人。

“别以为医生都很柔弱。”艾琳放马后炮。

“提醒得未免太晚了。”法恩在风人院门前停下脚步。

“怎么了？”艾琳为他的驻足而疑惑。

“我紧张。”法恩的手有些发抖。

艾琳握住他微颤的手，“镇定点，羽又不会吃人。况且，还有我在你身边呢！”她敲敲门。

没有等多久，清逸便冲出来开门，一见是艾琳和法恩便将他们带到书房。

“小嫂子在里头。”艾琳等清逸走了之后还慑于她的美，她以为绯羽够美了，但是风家人除了美丽之外还各自有一股吸引人的特质。

“进来吧！”力勤开门就见艾琳和法恩站在书房门口。

法恩有些迟疑，艾琳半拉半推地将他带进书房。

绯羽坐在书架旁的长椅上，长发扎成辫垂于右肩，在阳光照耀下显得恬静而祥和。

“我该向你勒索巨款的。”绯羽出人意表地冒出这句话，“瞧你紧张的。”一言消弭紧张的气氛。

“羽，我……”法恩期期艾艾的想表达他真正的意思。

绯羽纵有再多无法消除的恨，在见到法恩的模样时亦消逝无踪。“过去的，没有必要再追究，毕竟你这十年也不好过。”“羽？！”法恩不敢相信。

“你希望我是什么反应？我曾经埋怨、愤怒，但是事情发生了，我们谁也无能为力让时光倒转，不是吗？力勤说我该舍弃这些，他说得对，所以找原谅你，如何，你也该走出歉疚了吧？”绯羽握住身后的力勤搭在她肩膀的手。

法恩释怀，背负十年的愧责终于得以卸下。“谢谢你。”“快和艾琳结婚就是谢谢我的表现。”绯羽催婚，说得艾琳脸都红了。

“羽！”“我没说错啊。”绯羽张大眼，无辜地笑着。

“羽！”艾琳跺脚。

“好啦！你们小俩口快去约会吧，别说我浪费你们约会的时间哦。”绯羽似真似假地眨眨眼，赶他们走。

等法恩和艾琳离去后，绯羽才转向力勤问：“法恩怎么戴墨镜？”“哦，没什么，只是他的眼睛不小心让某人的拳头亲到而已。”力勤睨视，绯羽恍然大悟。

“原来你已经帮我出气了……你把他打得很惨？”“只有两拳，一拳左眼，一拳腹部。”力勤毫不拐弯抹角。

“你为我做太多事了。”绯羽鼻头酸酸的。

“你的爱就是对我最好的回报。”力勤柔笑地凝视着她。

绯羽觉得有好多、好柔的爱自心中流泄，“我爱你。”力勤的响应是俯首吻住她的唇。尾声柔美的乐声回荡车内，绯羽好奇的望着车外一幕幕飞驰而过的景色，“力勤，我们来这儿做什么？行程里并没有安排这个地方啊！”他们现在应该是在旧金山市区逛而非置身郊区。

力勤但笑未语，像没有尽头的路旁终于出现一幢西班牙式的建筑，绯羽这下更按捺不住好奇了。

“力勤，我们到底来这儿做什么？”“见两个人。”他熟练地将车子驶进庭院，熄火。“下车吧！”绯羽狐疑地看眼力勤——她新婚未久的丈夫，跟着下车。

力勤搂着她走向屋子，从里头走出来一名东方男子，约莫五、六十岁的年纪，绯羽永远认得这个人，她的脚步迟缓了下来，望向力勤，有些不敢置信。

那男子在见着力勤时微笑了下，而当他的视线移到绯羽身上时却变得陌生，似乎在试探什么，想靠近却又不敢。

力勤加重搁在绯羽肩上的力道，以眼神鼓励她上前。

绯羽迟疑万分，既期待又怕受伤害地举步向前，那男子老态龙钟地朝绯羽点点头，露出个僵硬的笑容，“进来吧！我等你们很久了。”绯羽的视线全让泪雾遮掩住，她感动的无法言语，胸口一窒，哽咽的喉咙只挤得出一个字，“爸……”“进来吧！女儿。”绯羽的父亲——谷耿明——同样哽咽地唤着，同时小心地张开双臂。

绯羽一个箭步冲进谷耿明的怀里，扶着他进屋去。

力勤沉默地望着这一幕，缓缓露出个笑容，跟上他们的脚步。

三人的身影隐没在阳光下……《全书完》

